



目錄

二十四卷

序

家允厚伯母百歲序

黃太夫人九十序

家允厚伯母九十序

黃太夫人八十序

鄧母八十序

黃母八十序

鄧母七十序

林母七十序

倪母七十序

曾太夫人七十序

柳太夫人七十序

何母七十序

萬母六十序

羅母六十序

徐母四十序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序

家允厚伯母百歲壽序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歲在闕逢攝提格為吾允厚伯母期頤之旦慈璜叔父率宗人士稱觥而命賀為序蓋謂吾伯善行與伯母芳規知之最悉無踰於賀者賀敬承茲命烏敢以不文辭於是載拜颺言曰猗歟休哉此吾伯父正家之所致也家正則福遠可以垂奕世而不衰家正則名揚可以著千秋而不朽嘗讀易家人初二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斯所謂利女貞也。非有正位乎外者。豈能刑于家人。使之巽順而貞吉哉。惟吾伯父。惇行誼。戒嬉遊。其持躬也敬。其治家也嚴。其待人也信。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有孚威如。其伯父之謂歟。賀幼時嘗至伯家。見其內外肅然。不聞婦女聲。伯母端莊巽順。自少至老。克勤女工。內言不出於相。正所謂柔順而貞者也。吾伯事叔如父。倡義輪養者四十餘年。而弗懈。伯母實贊成之。卽此一事。賀知其福之必遐。而年之必永矣。今壽屆百齡。古今希覲。而子姓繁衍。且有敦善行。明理學。著文名者。豈非令德之所隆。和氣之所感哉。

嘗思上壽雖畀于天。而立命實繇乎已。百歲日期。頤謂人皆欲

壽。莫不期至於斯也。頤之爲言養也。從來享上壽者。必能澹泊

養○妙○可○作○養○生○要○訣○

以養其心。莊敬以養其身。忠信以養其德。退讓以養其氣。恬愉

以養其情。節儉以養其福。然後血氣和平。而爲天之所獨厚。非

偶然也。賀願伯母之子孫咸以上壽自期。則思守身爲大凡所

以自修者。必日加勉勵。兢兢翼翼。而弗敢自怠。弗敢自輕。則伯

母之懿範彌彰。而伯父之貽謀愈遠。豈惟吾宗子弟見此而興

善行。咸欲正身以正厥家。將使天下後世聞之者。皆曰翁之以

善垂休也。如斯母之以德膺壽也。如斯其子孫之能壽其親也。

如斯則昭母儀於百世。而揚令聞於千秋者。將於是乎在。豈世俗之稱觴介壽。錫扁建坊者所能幾其盛美哉。

黃泰友曰。爲尊者作文。體應如是。至其發揮揚抑。俱得褒美。鼓勵之方。

推正家。則本于男子。祝長齡。則規及後人。立論最爲有體。弟敦實

黃太夫人九十序

乙卯夏五。黃子維緝之母羅太夫人。九旬上壽。郡邑億兆。莫不。權呼主一山人湯來賀。拜手颺言曰。大矣哉。維緝之能壽其親也。人之膺上壽者。世咸謂其錫於天。而賀以爲繇於人。何也。人子能順其親。俾其親歡然而無抑鬱。則心志舒暢。血氣和平。自可以介禔壽于弗衰。今維緝先意承顏。靡有弗順。以得大夫人歡心事親。若維緝者。吾洵無間然矣。賀聞世俗之論。咸以科名爲顯親。賀獨謂不然。使得科名。而乘時武斷。以受鄉隣之詛呪。而并及其親。則親且爲所累矣。卽不然而僅取科名。碌碌無所。

表見其又何顯焉。今維緝潔廉自好，屏跡公庭，而且殫心濂浴，思建千秋之偉業，是以吾鄉之人不問知與不知，皆稱其爲有德而推本其所自，以著令名于來茲，則維緝之顯親，豈在科名哉。又見世俗爲父母者，皆以祿養爲榮，昔人以捧檄爲喜，亦恒情也。然使仕宦赫然而取非所有，以養其親，卽日隆五鼎，其親之有識者，且惶然弗安矣。乃維緝一介必嚴，非仁者之粟，不以爲養，告養十餘年，晨夕相依，愉色婉容，跬步必敬，飲饌必躬親。而太夫人樂成其志，不以祿養爲榮，非超然富貴之外者，能如是乎。假令太夫人稍欲華履而命之以仕，則維緝志雖恬澹亦

重違親命而勉從之矣。豈得優游樂澗，盡世所不能盡之情哉。然則善訓其子，與善事其親者，固有以相成而無間也。賀曾寓黎陽，與羅姓諸友善，諸友嘗語賀曰：太夫人幼時卽盡子道而勤女紅，且好讀書，知大義，宜其生茲賢哲，而不以科名爲顯，不以祿養爲榮也歟。今同鄉士庶聞太夫人上壽，皆踴躍忻忭，以致無疆之祝，是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夫人，其所以顯榮者不已大乎。同學諸子皆曰：子之言是也。賀于是奉觴而祝曰：吾郡之人，子其皆以維緝爲師哉。太夫人之壽將必歷期頤而上焉。以昭母儀之鵠哉。又進而祝曰：萬邦之賢母，皆若太夫人之

上壽哉。天下之人子皆倣維緝之養志哉。如是則躋一世于仁壽。致四海之平康。而太夫人之遐齡。其又可量乎哉。黃雷岸曰。科名祿養。世俗之孝。二意掀翻。到底足令觀者動色。顯之。顯是合于壽人之。壽太夫人。其。黃仙郎曰。脫盡時套。專以澹潔孤行。所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

壽允厚伯母九十序

賀童時就家塾。與伯父允厚翁居相鄰也。時相覲也。吾伯潔已無私而飲人以和。望隆于鄉黨。值姻婭有顯者。不屑附焉。其抗志高矣。其持已固矣。當是時。聞伯母賢淑。實有以佐之內。言不出。闔閭森然相厥義方。以訓諸子。鄰之父老咸稱其淑德。無間言。賀私心喜曰。異日膺多祐。享遐齡者。必吾伯母也。四十年來。子姓繁衍。甲於一時。有以服賈致養者。有以文藻著者。有以經濟著者。且有千秋自命。而以理學著者。怡怡一堂。各竭其力。以爲滌澹之奉。猗歟盛歟。今甲辰長至。後伯母九旬。邑人士將

奉觴以進曰黃髮兒齒世所希有積慶累仁用躋悠久爰晉茲  
觴以介眉壽賀於是躍然興曰昔所期膺多祜享遐齡者誠不  
爽也歟迺偕昆弟集子姓稱觥拜祝曰須臾十載遂臻期頤彌  
隆厥養其在於斯時載祝曰日就月將厥德乃臧欲爲顯親必  
咸師尊雒之堂又祝曰允矣懿德實爲母儀吾宗內則其盍以  
是爲師異日袞章煌然邑乘炳然將鍾慶於一門爲霖于四海  
垂範于千秋者皆吾伯母之福皆吾伯母之德也昔所期膺多  
祜享遐齡者其未有艾也歟

倪閣公曰瀟洒處正不可及

黃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舉似極其尊巍

千古之能壽其母者莫如孟子孟子何以壽其母也孟母之擇  
鄰也遷乎學宮觀乎禮教冀其爲聖人也孟子遂願學焉履仁  
蹈義繼往開來而孟母之名乃壽諸千萬年而弗替猗歟休哉  
維緝黃子篤志養親芥視青紫且能從程山先生講正學闢異  
端其自治也密其尚義也勇其衛道也嚴人皆曰今之孟子也  
其事親也一舉足弗忍遺焉一飲食弗忍離焉雖年踰四十依  
然孺子慕也乙巳夏太夫人八旬丙午乃稱觴可謂得其宜矣  
乙巳夏外艱聞太夫人能識詩書明禮義柔嘉令德宗族稱之  
服猶未闋



無間言。且世俗高齡。必習浮屠教。而太夫人卓然不染。豈非出于其類。可以齊輝孟母者哉。雖然。黃子氣質醇樸。自幼與羣兒異。未聞有三遷之教也。且尊公先生亦臻眉壽。無俟太夫人擇鄰也。况孟子周遊列國之齊之滕之梁之宋。席不暇暖。方興陟屺之歌。豈得如黃子之躬進飲饌。跬步弗離也歟。其遇不同而擬之以孟子。得無不以其倫乎。夫願學聖人者。不必同其跡。惟得其志之所致焉。斯可矣。今黃子淡泊寧靜。力砥頹瀾。有德于鄉閭。有功于宗族矣。吾郡士民咸歌咏頌禱。而喜太夫人之期願矣。矧能以斯道爲己任。而養其塞天地配道義之氣。以顯揚于不朽。俾千秋萬世。溯厥源本者。必稱之曰黃母。則黃子之所以壽其親者。豈特期願也哉。

梅律之曰。其人可師。其風可範。非佐平之筆。何以傳之。

徐仲光曰。借孟母入手。卽從此發議論。生波瀾。其人旣高。而言亦無作。所謂文生于情者。惟壽維緝之母。足以當之中一段錯綜變化。昌黎得意之筆。

衣製鄧孺人八十序

戊午之秋，鄧母毛太君八旬，同社諸子稱觥而屬賀爲序。賀于太君，有猶子之誼，雖不能文，曷敢辭。於是頓首颺言曰：觀壽母之苦節與令子之承歡，鄧氏其將興乎。夫人子之養親也，莫難於事慈母而孀居之教子也，莫難於訓幼孤。母子皤皤相依，以爲命。此洵人情之所苦，而世之所嗟嘆以爲莫可如何者也。然而盛衰倚伏之間，亦循環之運耳。雪霜而後必有陽春，惟修德以待之而已矣。昔左之先生，世家名士，修身勵行，爲天下所推重。蓋有年矣。壬午與先君子同門，旋賦玉樓，當是時，令子均禹

甫三齡、太君遽失所天、乃甘貧窶、矢艱貞、至今三十六載、可謂  
人間之苦矣。然觀均禹志氣卓然、議論偉然、雖家徒四壁、而有  
衡門棲遲、泌水樂饑之況、雖孑然特立、而有夙興夜寐、無忝所  
生之意、非承晝荻和允之家訓、而能若是乎。噫、人患志不立耳、  
苟能立志、則必先意承順、委曲以體親心、敬慎自持、而不忍稍  
同乎流俗、積之既久、則修德可以動天、而子姓之繁衍、門閭之  
光大、其又曷可量乎。賀思生自名門、而嬪于世胄者、夙享富貴  
之榮、物盛而衰、理勢然也。以盈虛之數揆之、則此後豈衰而盛、  
亦理所宜然、勢所必至也。自今伊始、踰耄耄、歷期頤、瓜瓞綿綿、  
而西山南浦之間、復稱盛事、則左之先生之名、愈足千秋矣。請  
以斯言爲稱觴之獻。

黃雷岸曰：物極必返，故盛滿難居。公殆以道眼觀矣。

羅珂雪曰：盈虛消息之理，實實如是。於凄風苦雨中，說得如  
許氣象，分外精采。左之先生歿三十六年，猶得高文以壽其  
內子，此亦文人之美報也。

丙午北水及人之美也

王黃母李孺人八十壽詩序

古○未○聞○壽○序○也○亦○未○聞○有○壽○詩○三○百○篇○中○所○謂○如○南○山○之○壽○與○  
凡○萬○壽○無○疆○者○皆○于○頌○禱○而○偶○及○之○非○以○慶○生○辰○也○卽○李○杜○集○  
中○所○祝○遐○齡○亦○少○槩○見○百○餘○年○來○始○有○慶○壽○之○章○其○亦○禮○以○義○  
起○乎○肝○南○黃○子○伯○衡○饒○于○才○藝○與○予○家○有○親○道○焉○又○嘗○與○兒○輩○  
同○學○其○母○李○孺○人○備○婦○德○端○母○儀○賀○久○已○聞○之○今○秋○八○旬○四○方○  
同○人○咸○踴○躍○歡○呼○作○爲○詩○歌○以○道○其○福○德○賀○讀○之○而○慶○伯○衡○之○  
爲○子○也○能○聚○順○也○夫○人○子○之○承○歡○有○以○鐘○鼎○養○者○絲○綸○赫○奕○屏○  
帳○輝○煌○世○俗○稱○爲○盛○事○不○知○學○廣○而○問○多○聲○氣○遍○達○雖○菽○水○爲○

養而得遠。邇名人之筆。播諸詠歌。壽諸黎庶。以傳令聞于無涯。則翰墨之垂榮。踰黼黻。而又何羨乎。且伯衡竭力以養。所謂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者。咸盡厥道。而靡違。將見孫曾螿螿環繞庭闈。心彌樂而壽彌永。再歷二十春。伯衡之所交。愈廣。四方之賢士大夫。爭致嘏詞。其時詩卷之繁。必可以克棟矣。吾卽于斯卜之矣。

錢湘靈曰。字字壽詩序。八大家惟子固文當得一淳字。此神似子固矣。

王安節曰。樹義宏深。伯衡之母子俱傳矣。

人頌 鄧母七十序

黎邑鄧潛谷先生之族子弟曰元白者。篤行君子也。與徵君後先輝映。予嘗聞其賢。以爲是徵君之所淑也。及予交王子淑衡。始知其尊公先生與太母之賢。然後知元白之品行有所自來。非特淵源於潛谷也。尊公先生爲善於家。不求人知。平生所行。不可以一善名也。太母懿德柔順。凡所以敬事舅姑。无攸遂。在中饋者。咸盡厥道。而無忝。亦不可以一善名也。吾於是益知元白之賢。其弗可及也矣。子輿氏稱君子有三樂。元白其備之矣。夫父母之壽存乎天。俯仰無愧存乎已。而英才之得與否存乎

人存乎已者。可以力致之。存乎天與人者。雖欲自致。無所用其力焉。今元白學廣而才宏。足以爲濟川之巨楫。救旱之甘霖。乃泌衡以自樂。潛深伏奧。不與世相聞。養其剛大之氣。而不役于物。則所以求諸已者。可謂得矣。而天與人亦交應而弗違。尊公先生與太母咸壽而康。有耄耆期頤之望。是得全于天也。元白人望所歸。黎川後俊。多出其門。居賢善俗。有郭林宗陳太丘之風。是得全于人也。元白砥節礪行。不汲汲于世俗之所爭。旣以無忝所生。顯其家訓。著其世德。而又合諸士之拜祝。以悅其尊人。則是君子之三樂。皆所以樂其親也。顧不大哉。而二尊人之壽。其又可量乎哉。今吾郡人士。皆慕潛谷之爲人。吾以爲不必遠慕也。師元白焉足矣。以元白之守身者。事其親。則潛德卽爲令名。以元白之所以樂親者。壽其親。則啜菽榮于五鼎。是則是做求諸已。而天人應焉。則以二尊人之壽。壽吾同郡。其爲樂也益大矣。客春尊公先生懸弧。是月太母初度。同邑諸君子謀所以稱觥者。以示予。予曰。是洵能樂親也。是誠可賀也。請頌君子三樂爲二尊人壽。

徐仲光曰。敘次高雅絕俗。發揮天人一段。尤酣暢盡致。

余於武口始天高郡蘇翁楚戰天人一對次指謝盡疑

蘇翁一尊人新

以州府首以六字字自是流並來照也長城河實也前際蘇子

君小字容者其...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翁...

蘇母蘇夫人七十序

林之宗盛于八閩甲于天下非特賢才衆也蓋亦多內德焉賀於東里先生見之先生於三山爲隱君子於賀爲父執聞其賢聲久矣長公自長安後再覲于廣陵庚戌夏偶過閩疆又得與次公論交見其豪氣邁倫而嘆先生之有子也其德厚也其福隆也洵弗可及也次公語賀曰先君平生好學而治家極嚴先慈懿德令儀見稱于鄉黨自先慈旣往續娶蘇夫人夫人事先君極其敬謹先君嚴而夫人濟之以寬待下慈恕而視予輩不啻親生子有子三早失恃賴夫人鞠育予遠遊數載外則有吾

內名齋文集二十四卷  
兄先意承順、俾先君樂其志以忘憂、內則有夫人柔順而貞、撫育子孫、劬勞備至、故先君年踰大耋、而家政肅然、罔有違戾、夫人之德著焉、今予弟二人、頗能自立、足以繼先君之志、而昭其令緒、今秋、夫人五旬、子與吾兄同譜、其可無一言乎、賀於是、益嘆東里先生之賢也、夫德不厚者、不能膺厥福、學不澹者、不能修厥德、易曰、家人利女貞、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使無道以正其身、則好惡必偏、而於前後嫡庶之間、必多評語、求內外之和洽、斯已難矣、今夫人待前子如已子、治家既肅、而藹然相孚、豈特其性良哉、實先生之令德、有以垂範然也、聞先生耄年、手不釋卷、蓋其得之學問者、深故于日用起居、動靜語默、皆足以起一家之敬、而致內外之和、多祐之集、夫豈倖致也哉、猶憶先生八十時、次公跋跡間、關萬里歸養、今復體先生之意、而致隆于後母、斯所稱和氣致祥者歟、然則夫人一家之福、其未有艾也歟、

歸本刑于。既得要領。老而好學一段。尤爲探源之論。

姪子正



倪母朱太君七十序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夫父之爲嚴君也。固也。母以慈稱。而亦曰嚴君。何也。蓋爲人母者。違違過於慈。而流於縱。當稍長時。聽其所爲。而莫之禁。或有過。則不令父知。而多方以爲之掩飾。此古今世俗之常態。成立者。鮮其母使之然也。是以善訓子者。未有不嚴而成者也。然未有不識詩書。不明大義。而能以嚴訓子者也。宋陳母馮夫人。教子不以寵利。其幼子堯咨。守河南時。與過客較射。母聞。卽舉父訓以責之。且以杖擊之。其嚴如此。是以唐夫與希元。皆爲一代名臣。張母許夫人。守節訓子。

德遠甫冠卽以祖父之業期之條戒數十端以授之厥後爲名宰相母之教也此二母者皆能訓子而成其名則以嚴君目之固不誣也金陵倪闇公以文名于世其所選著天下莫不推重厥考元嗣翁爲文僖公之曾孫爲文毅公之孫鄉黨鄰里稱其克繼先緒而朱太君之德實克相之聞翁年踰五十始舉闇公昆弟是以訓子稍寬而太君特濟之以嚴日有課月有程讀書則勉以躬行交友則諭以擇賢其與陳張二母之訓固有異世同符者哉又聞太君自少至老儉勤莊敬門內肅然至于待臧獲輩恩育備至此皆闇範之足傳者然其德之大莫先于教子惟教子以嚴而闇公善承其訓跬步不敢違斯能求益友親正人而所學日進于高明令聞日隆于天下雖養晦黷序而絲綸世掌卽可于斯卜之矣今太君初度同人致祝而賀亦隨其後憶昔鄞邑常甫張公善事其親舉足發言必覘親容色爲進退後以太宰歸養而其母百有餘齡蓋有子承順則其心和樂其氣舒暢是以其居益安而其年益永張公之品行不特翟禴爲貴也今闇公聚順正媿美于張公則將來以太宰而奉百齡必與張公母子並垂千禩俾後世知家人嚴君之義有物有恒內外皆然其可不致謹哉

謝秋水曰。喬喬皇皇。真燕許手筆。惟閻公足以當之。

曾母温太夫人七十序

鳳凰之鳴也。大音鼓。小音金。人知其爲瑞也。而不知其非丹穴不能生。神駒之行也。一日千里。人知其異于凡馬也。而不知其非渥窪不能產。今人之異乎衆者。亦猶鳥之有鳳。馬之有神駒也。豈偶然而致哉。寧都會子庭聞青藜。爲司馬二濂公之子。少工舉子業。名聞天下。邇來又以詩文著。甲於吾鄉。或出或處。皆有憂民濟世之心。是以天下誦其詩。讀其文。咸稱司馬公有子。誠有如金鼓之鳴。一日千里之行者乎。憶昔司馬公在朝。慷慨敢言。值四郊多壘之時。賦皇華者屢矣。經營四方。不遑將母。太

夫人奉姑惟謹。俾無內顧之憂。於是得君以行其志。遇亂而全其名。游歷艱險而未渝其節。至今追司馬公者。未嘗不羨太夫人遇合之隆也。蓋人生境遇亦綦難矣。諧伉儷者未必繁子姓。今太夫人以司馬公為之夫。又有庭聞青藜以為之子。其所以得全于天者。何其盛也。賀與司馬公同譜。季女適其幼子。傳炤每一歸寧。輒頌太夫人慈惠而誌其德于不諼。然則子姓之多賢。亦若鳳凰神駒之有所自歟。庭聞豪氣邁倫。足跡遍天下。青藜抱宏才而甘淪落。主持風雅。邇來亦遠遊燕趙。蓋二子志在四方。必欲友天下之賢士。極宇宙之壯觀。而出其餘緒以發為詩文。洵樂事也。今太夫人七旬。二子不遠數千里歸而稱觴。太夫人之喜。知必十倍恒情矣。昔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君家宗聖公嘗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宗聖心動。即馳歸其精神之感。一至于斯。此宗聖之事親。所以特傳萬世哉。庭幃之樂。吾將永羨于二子矣。

危二為日譬喻處。得昌黎之神。

壽文中規頌并至。斯龍門得意之筆。姪子正

武二當曰... 致于五

柳太夫人七十序

善事親者莫大乎養志。揆親志之所在而竭力以承之。使其親  
懽忻悅懌無所不順。而後可以頤其氣而永其年。然則以一己  
為養。豈若合一家人以養之為樂哉。又豈若合千萬人懽心以養  
其親之為大哉。辛亥春柳太夫人七十。而茂士亦當初度。友人  
屬賀為序。賀居嘉禾。距江州幾九百里。太夫人懿德固有所未  
詳乎。然觀茂士之才。而太夫人治家之善。慈訓之隆。自有可遙  
度而知者。何以明其然也。茂士韶齡屢試。輒冠多士。遂以時藝  
著厥名。讀其文者莫不敬而慕之。其有得于畫荻之訓者歟。茂

士勤于厥職、夙夜匪懈、而不自以爲勞、其有得于斷織之教者、歟。茂士親賢好客、嘗勉強稱貸以爲交際、而自奉儉約、觀其署內蕭然、家人輩食常不飽、其必有卻鮓以訓廉、紉葛以示儉、鬻髮以留賓者歟。茂士興文造士、而以鄉約教民、自言其聽斷之間、亦饒訓誡、其亦有召母對榻、觀子供食之事歟、是未可知也、乃何以交情特摯、而政聲亦隆也。聞諸江州友人曰、太夫人柔順而貞、言笑弗苟、閭閻肅然而待下、以寬易所云正位乎內、詩所謂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者、太夫人實克備焉。賀乃欣然曰、偉哉茂士之才、洵非偶也歟。賀觀世人得志、則視宗族姻戚

若路人、未有委曲周旋如吾茂士者、是能得一家之懽、以爲養斯已難矣、而又佐郡于上游、果能視民如子、則其著循良之績者、皆其體慈母之心者也。夫體慈母之心、以爲一郡之大父、使人人戴德、相與稱頌、而咏歌焉、是合四邑之歡心、以養太夫人、其爲養也大矣。若然、則茂士之躬修、可謂養志矣。而太夫人之慈教、其將大著于天下哉。賀且拜手颺言曰、請以千萬人之祝、爲太夫人壽。

稱人之善。本諸父母。所謂善則歸親者也。文氣暢達無一字落祝壽套語。弟敦實。

敬願壽必歸

詩人之詩不勝其多而詩之於人亦不勝其多也夫詩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詩亡則人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而慎則德歸德歸則壽考矣

何母七十序

賀偶遊羊城得交何子不偕見其所與遊者祇一二道德之友篤志躬行於心性之外無一雜言聆其緒論使人名利之心澹焉若遺既而詢之同人則有語賀者曰非特不偕然也其尊公世之隱君子也學廣而不偏事父母克盡厥道一縷不入私室其兄左玉禔躬以敬怡怡一堂為鄉隣所推重揆厥所繇則李太君闡範夙端慈訓彌詳賀於是知不偕之賢固有所自來豈偶然哉明春太君初度咸以詩祝而屬賀一言為序夫樂道人善賀素性也況不偕兄弟為同人所重其敢以不敏自遜乎雖

文氣蒼勁可誦

然所致祝者與世俗殊。世俗所謂壽，不過耄耋期頤耳。又皆以重裋而坐，列鼎而食，爲顯其親而揚其名，是焉足爲太君道哉。夫壽莫大乎仁，其心性之所得，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此古昔聖賢所以守其身，卽所以事其親也。爲人子者，苟能篤志于學，以其學移風易俗，興禮樂而致太平，則可以壽斯民。以其學守先待後，息邪說而正人心，則可以壽斯道。是仁者之壽其親，垂諸萬世而弗朽，豈特期頤云爾哉。今不偕以練達之才，稍一委蛇，足膺世寄而有餘，乃偕厥仲，晤言槃澗，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且釋子屢招而弗應，不爲異端之所奪，非有確乎不拔之操，而能若是乎。昔尹彥明應舉，以不忍荅策而退，歸見其母，其母曰：吾但知爾以善養，不聞以祿養。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今不偕兄弟，固已樂饑必衡矣。其將益懋厥修，而愛日之誠，必自求其備焉。凡所以致養者，罔弗竭力焉。且與一二同志，力展濂洛關閩之學，以勵躬修，則羊城人士，必將曰：不偕兄弟，洵能壽其親哉。天下之爲子者，其咸以是爲養志哉。又將曰：李太君洵能訓其子哉。天下之訓子者，其咸以是爲母儀哉。於是著之典冊，傳之奕世，播之歌咏，其顯親也大矣。其揚名也遠矣。而太君之壽，其未可量也矣。



其徐仲光曰起處筆力絕老。末段弘規碩論足以稱之一洗祝  
頌塵套。

其徐仲光曰起處筆力絕老。末段弘規碩論足以稱之一洗祝  
頌塵套。

萬母六十序

世有居廟廊而為市道交者。亦有居闔闔而為高士心者。豈其  
情性之有異歟。抑其家庭之夙訓有以致之歟。萬子文漣為世  
家子。讀書而通義理。雖處市鎮而無市心。其年甫壯。交游綦廣。  
氣誼如雲。凡與之相接者。無不服其忠信。而稱其可以久要。母  
氏楊孺人。毓自名門。夙嫻姆訓。是以克相夫子。而柏舟矢節。盡  
荻垂訓。咸盡其道。而無虧于與其舅氏。永年論學。談心而益知  
其德之有所自也。且文漣為人。不特以豪俠著。觀其仲弟景郝。  
季弟淵如。皆怡怡若一體。然斯已難矣。至若其從兄弟。皆和睦

而無間言。有江州義門之風。雖身居廟廊者。豈能肅雍如是乎。吾觀茲而下萬氏之將興也。和氣致祥。古今一理。文漣以仁讓為一家先。則世世子孫。且將奉為模楷。其興曷有艾歟。予觀茲而慶孺人之厚祿。必將與歲俱隆也。文漣昆弟。能有深愛有愉色。倡率家人。以聚順俾。孺人懽樂。祇覺歲月之舒長。則心安而壽益永。理固有必然矣。昔唐崔垂三世同爨。宣宗嘉之。曰一門和順。可為士族師法。其後六子多孫。咸登顯要。文漣其近之歟。邇來豐城有杜母者。其年百有二歲時。予往觀之。則其耳目步履。猶如少壯。坐定有一老人自外至。母指以示予。曰此吾長子也。年方八十有二。頃之一老人至。指曰此吾幼子也。年僅六十。有八有頃。又一子歸。指曰此吾次子。今年僅七十九。其孫曾數十人。一堂濟濟。不能悉數也。予笑曰。今日至此。如見義皇以上人。其處山林。不榮于廊廟乎。杜母有來見者。以絲綫十縷。貽之。予亦拜受。其饋退而詢其里鄰。曰何脩而得此。皆曰其家世敦睦而好生。戒殺內外同心。况此母柔順。平生無諍語。今膺上壽。非幸也。宓也。以此揆之。他日文漣之母。必當如是矣。遙擬會城郡邑暨市鎮諸人。紛紜致祝。絲縷之貽。其又可勝數耶。

王礎生曰。洗盡壽文套語。而寓勸勉于稱頌。已為奇矣。後半

引近人為証尤奇。

文李請而...

...

...

...

...

...

...

...

...

羅母葉太君六十序

年來閭閻中往往獲長齡者。豈坤厚之所稟，特有偏勝耶？予恒因其壽，攷其生平，類皆溫恭淑慎，所以佐良人，訓子孫者，惟以善行相成。至老無稍懈，于是令名日起，而人世難期之福，遂恒聚於一堂。未有碌碌無所表見，而能壽且康者也。遠不具論，卽如甲寅冬，家允厚伯母稱百歲，觴子姓六十人，皆其所出。邑侯士大夫登堂致嘏，伯母問一荅拜，身輕如少壯，見者咸驚異之。曰：何修而得此？予曰：予伯母篤於宗親，嘗養一高年之叔祖，歷四十年如一日。又憐二妯娌，委曲調之，全其節而不居其名。卽

又出、一、賓、

斯二事已有期願之基矣。踰數月而黃子維緝之母九十維緝  
 吾郡之賢紳也。其母氏羅則吾郡之賢婦也。羅為天下巨宗在  
 吉州有一峯念菴二鼎元皆以理學著在吾盱則有圭峰近溪  
 二公為名臣為大儒而徽歛之羅實本於江右不特代有聞人  
 即其門內之肅恒有足多者焉。今觀葉太君其一也。太君夙嫻  
 姆訓克殫婦職。羅氏諸君子為予言之矣。今觀徵言所載如奉  
 繼姑之孝事良人之恭待娣姒之和育從子之慈班班可紀。至  
 如折爨則有古默讓之風課子則師昔損智之論遷居避亂則  
 有明燭幾先之哲。是豈尋常巾幗所可方其萬一哉。以視予伯

母暨黃母羅太君洵異地而同揆矣。他年之期願必再觀於太  
 君矣。其子有章懷祖臨思各抱雄才而廣孚其聲氣海陵邗水  
 間與之交者咸重之。今且彌隆厥養有以大振其家聲而太君  
 之壽其寧有涯矣乎。予嘗有義倉序云慶壽者能以濟人為稱  
 觴之祝則自求多福知必壽考且寧也。邇年江北雨暘弗若矣  
 瘡痍載道矣。來年春夏之荒未可量矣。夫饑饉數也。補天地之  
 憾者人也。人豈能家施而戶給哉。惟隨其力之所及而已。有能  
 籌諸同志汲汲焉。豫圖以求其必濟而救之於未形則所全者  
 大矣。今有章兄弟雖僑寓他鄉而積德累功以為太君祈上壽

必能以斯爲倡。則令名日起。將人世難期之福。必聚於一家。吉。  
○收○拾○通○篇○一○絲○不○漏○  
州。疇江之德業。亦再覲於新安矣。區區百歲云乎哉。  
許師六日不作。頌禱之詞。敘行事。則斷制有法。建論議。則確  
切不浮。以觴祝之資。爲濟人之事。卽是莫大經濟。此乃爲有  
用文章。

徐母四十序

戊子之秋。予寓年友拙菴家。厥弟叔采方五齡。旣克岐嶷。已卜  
其爲大器矣。今遂成人。而有進乎高明之志。其母矢節栢舟。叔  
采承懽伊始。卽見許於拙菴。良可慶矣。今春其母四旬。姻友約  
賀。以言爲祝。賀思婦人之矢志也。難而以韶齡勵厥操也。則彌  
難。况母之望子。恒切于父。而婺婦鞠育。則又倍苦于恒情。故冀  
其子之成立也。亦倍急于恒情。何也。其生平所倚賴。夙夜所注  
念者。惟是一子耳。爲之子者。非時念厥艱。而曲迎其意。以求無  
忝于所生。烏能順承而愉快乎。叔采之母。甫廿二。失所天。卽矢

志冰霜今十有八年矣。無負初志。則其母自爲壽者固已無憾。歟。若進德修業。叔采所以壽其親者。豈有他哉。唯師吾拙菴焉而已矣。賀昔在都門。見拙菴肫誠靜重。志在蒼生。而不在溫飽。蓋數百人中。所僅見者。當其時。拙菴甫踰弱冠。遂卓然自命。不與世俗爲群。是以守濩澤者數月。人不敢干以私。而天下想望其風采。何則。其素所樹立然也。今叔采甫踰弱冠。正拙菴弁冕○點○綴○多○江右之年也。苟師拙菴而力行之。則異日鄉黨親戚。天下後世。皆推其所生而美之。則叔采所以壽其親者。豈有旣哉。夫科名之取也。事業之隆也。得之有命也。以叔采之宏才。惟靜以俟之耳。若夫身心之學。操之于已。而無待于時。其事在勉強而已矣。叔采入則事兄。其敦行勿怠。以遵我拙菴之訓。而勿負鄉黨之所稱。則予所深願而致祝者也。

倪闇公曰。前半由母發議。後半卽從拙菴生出無限波瀾。而箴規勸勉之意。寓於其中。真有深思有法度。妙議風生。一篇勉勵文字。令受之者亦有地步。善于立言。真造凌雲臺手段也。○末段尤覺精采。愈讀愈快。弟敦實

目錄

二十五卷

引

浪帆偶紀引

澹泊紀聞引

公約瘞牛引

政

自訂三字經政

書後附中人此類錄

姜太孺人七十詩政

再書附中人此類錄

書飲中八仙歌後

再書飲中八仙歌後

書東方朔贊後

書酒德頌後

書生民詩後

書歐陽公上范司諫書後

書唐早朝應制詩後

書羅珂雪相說後

書劉世範先生壽言後

書倫郡伯勦撫紀略後

書何烈婦傳後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佐平

引

浪帆偶紀引

詩有別才、代不數人、自昔以為難矣、乃近日詩人盈天下、咸以李杜自命、而燕許王孟、且將不屑焉、噫、是可稱詩道之盛乎、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夫知不足而愈勵其學、乃可以日進于無疆。陳新會曰、泰山高矣、而其上猶有天、滄海深矣、而其下猶有地。義理無窮、不可稍有得焉而自足。至哉言乎、不可以為今之作。



詩者告歟。吾友林平山好學能詩。周遊天下。凡有所見。則必于  
詩焉發之。偶詣邗關。卽有詩數十篇。賀得而讀之。望洋驚嘆。不  
能及其一。二乃平山自視。欣然欲人指陳其所失。此卽不讓士  
壤。不擇細流之一端乎。夫平山髫年獲捷。而能不自滿。假其志  
固已遠矣。至若詩幾盛唐。則舉世當有識者。又奚俟予言乎。  
許師六曰。蕭蕭數筆。可爲近日詩家藥石。

刪正三字經引

夫士先乎志。志道德者。不以功名累其心。矧富貴乎。古之君子  
惟重內而輕外。故能功在社稷。澤布生民。績著太常。而聲施後  
世。是之謂功名。而世以科第當之。誤矣。蓋自爲童子而教。已不  
端矣。三字經發端數語。可觀。至後則歸於功利。使人習其說。而  
釋其義。則僅知科名之爲重焉耳。僅知科名之爲重。則所以自  
視也。輕求其振拔於流俗。鮮矣。况能有爲於天下乎。嗟乎。世變  
風移。江河日下。可與爲善。僅冀幼童。而反以鄙夫之術。誨之。豈  
不謬哉。予因取而正焉。刪其太甚。俾塾師稍知道德之爲尊。而

不屑以區區富貴爲訓。則蒙之養端焉矣。

吳仲升曰：山之高者必削，文亦如之。此引談理確當，而文氣高古，竟類先秦。

陳少游曰：置身千仞之上，俯視一切，卓焉大家之文。

澹泊紀聞引

澹泊紀聞，鄭水濂先生所著也。咸舉近事者，何謂其有微也？有微也，斯信之矣；易信也，斯行之矣。水濂曰：誰謂古道之弗可行于今歟？惜也！其未之前聞也，吾述而誌焉。雖曰近事，亦猶行古之道歟？水濂少豪宕，及爲太守，歸遂屏跡公門，岸然與世俗異。

止許其晚節與少豪宕句，照應嚴甚。

其澹泊之志，殆已見諸行事哉？予友徐拙菴嘉其晚節，手携斯編以示予。予僭爲點次，增諸評論，以廣其意。壽諸梨棗，以永其傳。俾世知叔季猶有行茲者，則庶幾古道之可復歟？其不謂澹泊之弗可行于後世也？吾知後之君子必有以取乎此也。

徐仲光曰。潑洞宕折。短篇不病。其促反覺有餘。平拙也。尺幅中有抑處。有揚處。有嚴處。有厚處。有屬望處。總是聞善則喜。喜則必欲其傳也。於筆意歷落間。可想見其性情。弟袁實

史祐孫彙書引

賀性好堪輿。浪遊劍邑。史君祐孫集書法之工者。彙為一卷。而以弁言屬予。予思字學末技。君子所輕。祐孫髫齡銳志。曷不深道德。廣經濟。以天下為己任。奚庸此小技為哉。雖然。此亦好善之一端也。夫君子與人為善。學之大者也。凡窮理盡性。裁成輔相之道。胥于是乎出。然非先有好善之誠。必不能擴其與人之量。字雖小道。歟亦必內正乎己心。外稽乎古法。而後可以臻厥善。而後可以著厥名。柳誠懸謂心正則筆正。蘇子瞻言字必論其人之平生。可謂得其要矣。雖然。此不足為祐孫道也。祐孫誠

好善乎推是心以自治則見一善必從而效之聞一善必從而行之惟恐其或失而汲汲焉以求之推此心以持世則廣詢于平日精察于用時片善弗忍遺而求之若渴一長弗忍棄而用之咸當竭一已之精誠以羅天下之才智合天下之才智以庶天下之庶績則好善之誠之所致其又可量也哉夫如是則賞心樂志非特點畫之精工也非特行草之奇奧也非特鐫帖之永傳也昔人因舞劍而悟書法今予以書法而思治道

住法高古

因字學而暢發與人為善之道用意深波瀾濶如此作文氣不朽盛事矣

陳言夏

公約瘞牛引

宰牛宜禁所以恤農也所以弭盜也所以全物命養天和也吾鄉保甲既行私宰已戢良農稍獲寧宇矣斃牛必瘞出於輿論賀頗難之謂去其太甚不亦可乎眾曰不然東邊集界連三邑久為私宰淵藪不如是以杜其端奚可禁乎於是羣議已成行之一載矣維緝黃子商之於賀欲其可久也欲其相安也爰訪輿情有給價賙貧之舉其責則歸於甲長其資則出於義助其規制則倣於梅溪誠如是也窩宰之澆風庶其可止歟行之久遠其將化為仁里也歟

徐仲光曰極美之舉而輿情共協尤難予鄉瘞牛二三十年矣而義助未行得此當奉為成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貧賤' and '義助']*

跋

自訂三字經跋

孟母教子莫善於擇鄰偶然斷機不可為訓故改之燕山好施而禮賢自不可沒然以為顯揚則未也增程朱父者見燕山之富貴未足為重也增李陳者謂富貴如燕山世所嘗有也老莊荀揚非聖之書豈可讀乎蔡文姬雖有才各大節無足數矣蘇季子熱衷至于刺股繩以不敢毀傷之義罪莫大焉故並削之舉神童作正字不可強致故稍改之趙中令金櫃渝盟可謂能讀論語乎易以朱陸王薛庶有當焉梁太素傳聞弗確假使若

所傳則富貴之人耳。且以科第爲終身之能事，不亦謬乎？故以  
衛武易焉。五字不同，然其意則一也。中令金鑄命監，可謂於  
黃維緝曰：峭削道勁，逼真古文。易之義，莫大焉。並附之  
評駁增刪，總以嘉惠後學。雖落落數言，允堪不朽。第載歌

姜太孺人七十詩跋

姜逸菴先生篤行君子也。鄉黨夙推其品望，憶昔年先生以遠  
遊道邗關，因得一覲焉。未幾，賀備員東粵，又接令儀于三水，見  
議論剛果，蓋欲以千秋自命者。及賀多病，請告歸里，依栖子舍，  
而先生之大義微猷，邈乎未之聞也。昨偶過石城，友人爲賀言，  
曰：先生松筠勁節，百折不回，因太夫人倚閭嚙指，心動適且樂  
饑泌衡，竭力以養，依依若孺子慕。蓋亦有年矣。今秋太夫人七  
旬，凡茲戚友，咸稱觴致祝，子其默然乎？賀曰：美哉先生之爲  
養也，賀才雖鄙陋，其曷可以無言？友人又曰：太夫人婦德母儀

甲于鄉閭。封翁端品厚德。以義方垂訓。太夫人實克承之。是以先生一言一動。必遵庭訓。而無違。非太夫人不能有先生。非先生豈能顯太夫人。賀曰。美哉太夫人之爲訓也。賀仰止芳規。又曷可以無言。於是乃颺言曰。古者賢母之訓子也。不期子以卿相。而期子以聖賢。君子之事親也。亦不必以卿相養。而能以聖賢養。是以隨分竭力。及時乘歡。而無待于外。翟帔不爲榮。列鼎不爲貴。而啜菽飲水。不爲歉。是以人之爲壽也。不同。而人子之壽其親也。亦不同。何也。衆人之壽。期願焉耳矣。聖賢之壽。必以千萬世而聖賢之壽其親也。亦必以千萬世。卽如陶士行之母。世所共稱。而以孟母程母較之。則慈訓之所成。與顯揚之所致。大小自殊。豈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先生昔所建樹。蓋幾于陶公矣。今且靜觀萬物。晤語槃阿。悠然聚順于菽水。雖日進五鼎之養。其曷以加焉。賀知先生必能以養志之誠。大居敬以窮理。而守身淑世。將進功名于道德。而太夫人之壽于千萬世者。其在于斯歟。

倪闇公曰。前半用友人之言作波中。乃發卿相聖賢二義。精微簡潔。儒者之言。

知微

詩曰公曰前年...

溥然

其世...

其世...

今且...

志...

大小...

世...

書後

書飲中八仙歌後

古之為詩也。多隱諷而鮮直言。然亦有揄揚之語。甚于詈罵者。

如老杜此詩是也。曰眼花落井。曰口流涎。曰飲如長鯨。曰市上

酒家眠。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豈譽其美哉。醉時醜態備寫無

遺。與小雅之屢舞飲飲。側弁之餓。何以異。使有礪廉耻者。聞此

一歌。當必赧然汗下。爽然自失。能不痛懲而思改乎。雖然。舉世

之人。莫以為羞者。何哉。仙之一言。誤之也。不知所謂仙者。譏之

之詞耳。蓋曰異哉。踰閑若此。殆非人世所宜有也。猶潘起所謂



何代無賢實反言以譏之也假令此可爲仙則彼亦可以爲賢歟老杜以仙目之寓抑于揚微詞也吾願讀此詩者與賓之初筵及相鼠有皮之刺參觀焉可也慎毋以爲仙而傲之

羅珂雪曰創議從來所未有是少陵千古知己凡作詩說詩者俱不可無此特識

特識別解從來箋杜者見不及此弟敦實

再書飲中八仙歌後

嘗讀是歌而見唐之必亂不待漁陽鼙鼓也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斯八人者既仕於朝皆有表正風俗之權者也奈何荒惑沉湎無所顧忌若斯乎卿大夫若斯而國家不底於敗亡者未之有也雖使府兵無改祿山不叛大河以北皆堅城而唐之社稷亦烏能久安哉是歌也善於形容見樽俎之間無非亂像感傷悲愴不待秋興諸篇矣世稱子美爲詩史信矣哉

彭恭菴曰正襟危言鍼砭到骨令八仙流汗走僵矣

梅律之曰熟識治亂興亡之道精於讀史善於說詩一篇大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議論可與酒誥抑戒並傳

黃忝友曰卽一飲而覘社稷之興亡非先生安有此鉅識

書東方朔贊後

六朝之文所以不可觀者戾乎理也卽如東方朔像贊王逸少

東方朔知已

書之子瞻亦引之而世遂高其文謬矣吾觀曼倩之爲人慷慨

曼倩身分重矣以滑

敢言實欲匡君以救時惜其病在滑稽墮於習氣而開後世謔

積爲其病異乎世之所取

浪之風爾繇今思之正諫其本心也非借以明節也詎諧其積

獨見

習也非假以取容也擯抗其氣質也非敢以傲世也然亦幸逢

武帝爲重士好文之主故曼倩猶得以自全不然遇人君猜忌

則詼諧實類乎不敬正所以賈禍烏能取容哉或曰委曲以行

諷諫所謂遇主於巷納約自牖者非乎曰人臣諫諍亦視其君

何如耳以汲黯之戇而武帝容之且以社稷臣稱之則是遭遇  
光○風○霽○月○之○談○  
明君直言極諫何為而不可又安用委蛇哉况人臣有意取容  
則其心不誠其心不誠則其氣必餒其氣既餒則其言必不達  
而其君必不聽自古容悅之臣所以自誤而誤國者皆繇此也  
而且以此為美談乎至謂凌轢卿相嘲吟豪傑戲萬乘若僚友  
視同列若草芥則尤悖矣夫君臣主敬故曰事君如事天敢戲  
若僚友乎君子無敢慢視若草芥君且不可行於臣而臣可施  
於同列乎果若所言則是無心匡濟惟知傲慢恣睢而又設詐  
以干譽飾情以固寵皆無忌憚者之所為而謂曼倩為之乎使

所慮正遠

慎微謹始

後生小子以傲睨為高曠相習譴浪以結怨於人而流毒於世

關係最大

必此言也夫吾故取右軍之文而深惡夏侯湛之文

陳伯璣曰此可謂闡發幽光矣且能使曼倩心折正論侃侃

不獨論文確切而已

不置命文

則曰... 夫言...

必出言也

必出言也

書酒德頌後

酒之為害也大矣。周公作酒誥。反覆訓誡。謂人之失德。商之敗

亡。皆繇於沉湎。故羣飲者殺。教而不改者亦殺。夫聖人以好生

為心。豈忍輕罪用極刑哉。蓋積習既深。非嚴刑以禁之。不能止

也。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羣飲者所害止一方耳。不及天

下後世也。惟文人之筆。以是為非。以失為得。其誘人也易。其為

患也深。使非明著其罪。則世俗皆被其所愚。如劉伶之酒德頌

是也。彼自贊其高曠。而後生好飲者。遂借以為口實。輕則燕喪

威儀。重則致疾殞身。又或多言賈禍。忿爭罹讎。以至于殺人而

後已其害可勝言哉乃趙子昂既書其頌又圖其像近世選舌  
文者亦間取之而塾師遂以之訓人使後生小子口誦心惟皆  
以酣飲爲美事嗚呼謬矣夫小民之醉也醒則或悔一見端人  
正士猶有慚色若無以自容者乃伶惟酒是務敗常亂俗反以  
大人君子自贊則羞惡之心至此而盡矣詩曰巧言如簧顏之  
厚矣洵劉伶之謂哉或曰彼知世不可爲而寄情于一醉是有  
托而寓言者豈真嗜麴蘖乎噫此爲文人飾過耳吾之所深恨  
者正在其文使其文而不工也吾何責焉惟變亂是非使天  
下後世之無識者皆被其所愚而相率以從之是大亂之道也

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沉湎之不可也夫人而知之也乃有  
爲之文飾者則人得藉口不以爲耻而反以爲榮不以爲失而  
反以爲得不以爲可惡而反以爲可喜昏惑敗亂無所不至非  
特害一人且害千萬人非特害一時且害千萬世使伶遇周公  
當在不赦之條而後人猶指彼爲賢豈非爲其所愚哉假令其  
頌無害則是酒誥爲迂談而周公爲刻覈也不信周公而信劉  
伶甚矣世俗之迷也呂心吾先生爲山左臬司閱審錄冊見人  
命數百皆因酒而起故力戒而痛懲之近日予見郡邑一二訟  
事始于酣飲遂至殺人之命且訟連禍結因破數十人之家奔

逃廢業田卒汗萊然後知酒之爲禍烈也故特著劉伶之罪以爲天下後世戒而陳公奏曰敲駁引據無不確切語云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有功于世道惟先生實能行之

書生民詩後

是詩也好異者爲之也非周公所作也先生如達擬之不太卑乎不圻不副則鄙陋彌甚矣夫后稷之母必備婦德而端胎教何者不可稱揚而乃敘及於此不已褻乎若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又寘之寒水則殘忍彌甚赤子何辜而展轉以求其必死何高辛氏之不慈至於此極乎果爾則世俗愚民之溺子女又何足異哉若謂無人道而生子則尤謬矣怪誕不經豈可爲訓且使後世淫奔者得藉以爲口實不大傷風教乎周公大聖人也必不語怪況尊祖配天而言及於此豈達孝之所爲哉吾意作

此詩者務為新奇詭異之言以誇張於後世遂謂聖人初生即大異於常人以見穆之神聖足以配天而無忝也不思聖人者耳目口鼻未嘗與人異也惟戒懼慎獨以至盡性至命裁成輔相之功則非人所能及也不必求異于始生也若曰必始生而即異則人皆自諉是塞人以希聖之路也故曰此好異者為之非周公所為也

謝秋水曰說來實作怪異人以聖經賢傳不復置疑遂令千古鶻突非膽識俱到不能發此論

此創論實正論也非以叛經正以衛經耳第敦實

書歐陽公上范司諫書後

其勢曲折而多姿然中有過理者如曰宰相九卿失職者受責于有司其法行乎一時惟諫官失職則取譏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泯然則宰相九卿遂可以失職乎其有所失遂不貽譏後世乎何以三旨宰相伴食中書至今昭然史冊乎此賓主相形而抑揚太過者也又曰城為諫議七年始廷論陸贄及阻裴延齡作相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天下多故豈無急于二事耶噫責其他事不言宜也然謂天下事尤有急于此者豈定論哉陸宣公王佐之才用一宣公天下雖亂何患其不平若延齡險詐欺

絕頂議論

內省齋文集二十五卷  
誣任之爲相則一時羣小連類而升于朝此賢姦進退爲治亂  
興亡之大關當時之事孰有急于此者而乃以之爲塞責不亦  
過乎噫宋大家文歐陽最爲和易不免過理如此然則立言一  
事其可輕易乎哉

毛仁仲曰開天下所不開之口刮古今所未明之睛非識到  
膽雄誰敢到此

以文忠最得意之作數百年最膾炙之文指出瑕疵使我心  
目俱開天下治亂關乎擇相後良尤確如此看書方異矮人  
觀場非一味彈射古文者可以籍口

弟敦實

### 書唐早朝應制詩後

觀唐人應制而三百篇之義其弗可及也矣卷阿遊宴而誘之  
以彌性繼之以用賢且曰媚於庶人則已獨見其大矣天保祝  
君而曰俾爾戩穀曰是用孝饗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何其  
愛君之深而期君之遠且大乎唐早朝應制後世推爲極盛者  
其所爲揚勵不過崇高富貴耳夫崇高富貴人主之所固有奚  
待○人○臣○侈○言○哉○侈○言○崇○高○富○貴○適○足○啓○人○主○之○驕○心○奚○取○焉○李  
青蓮詩曰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張曲江詩曰遺賢一一皆  
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若此者庶幾卷阿天保之遺乎



王汾仲曰文無繁詞而于古人立言之意得失劃然。

豈書羅珂雪相說後

珂雪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人事之補救有其權信哉。斯言也。賀庚寅寓黎川羅太希家。餞別時太希猶未有子。其年五十有三矣。賀熟視其貌。太希曰。子知風鑑歟。予曰。然。曰。吾後嗣已矣。予曰。子之相有二反焉。一當有五男。一當無後。曰。如何。曰。予相心非相貌也。世人厭多女。嫉之若仇。今子有六女。而珍視若此。不當有五男乎。子好款客。一載間。殺牲無數。有干天和。其當有後乎。太希竦然曰。吾自此力戒矣。於是戒殺甚嚴。且逢人卽以斯言爲勸。因而戒殺者十餘家。辛卯太希生一子。延予飲。旣而

生二生三又生四則予皆不知也丙午秋偶過其地太希抱幼  
子出拜曰此予第五子也昨已週歲今先生儼臨得非索相錢  
乎於是觴予曰子之相神矣然何以必其爲五予曰舉成數也  
極言其多耳假令僅于四或踰于五遂謂吾言不驗乎於是大  
笑而別讀珂雪此論實獲我心

邵先士曰借相貌一說與人爲善而文法離奇尤令人讀者  
入勝

羅叔子曰序次生動讀之解頤世之工麻衣術者直皮相耳  
豈能如此奇中

書劉世範先生八十壽言後

予讀壽言而嘆世範先生之有子也令子潔菴之忠孝爲弗可  
及也潔菴于癸未不赴禮闈甲申聞變欲殉以三尊人在乃祝  
髮隱居三十年當其聞變也朝夕涕泣改字曰慟子丁未夏尊  
公八十潔菴曰慟之爲言不可以稱觴也又改字願人蓋曰願  
尊人壽而康也且願舉世蒼生皆臻于仁壽也予觀潔菴博貫  
古今以彼其才取南宮若反掌而岸然不屑夫豈無志于天下  
哉蓋痛當日朝廷有君無臣知天下事必不可爲故僅潔身而  
退耳嗟乎隱于癸未之前且以城市爲深山隨寓而安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潔菴之謂歟。夫潔菴猶未策名。卽以祿養。何傷乎。然以聖賢待其親。而不忍以俗情事之。此潔菴之所以爲賢也。卽令冠冕禮闈。秩躋宮保。以絲綸奉其親。僅爲世俗所羨耳。豈若遯世無悶。尊其親爲義士之父。之爲榮哉。或謂世範先生旋逝。未慊所願。潔菴之慟。今猶未已。顧人壽不過百齡。而志士之精神。千秋不泯。以潔菴之高尚。異日溯淵源者。必推本于世範先生。則其爲壽將百世無涯矣。彼泥塗甲子。能較其脩促耶。然則慟與願。亦無妨並存矣。聞先生有二幼子。潔菴撫育教誨。過于同懷。噫。念鞠子哀。而友厥弟。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哉。

錢湘靈曰。表潔菴。并表其父。此文家用意之妙。朴質簡古。可追漢人。

王安節曰。潔其身。卽所以榮其親。世範先生與潔菴之品。俱見于斯矣。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目錄

見于世矣

主安贈曰然其具隨處以深其條世論於古蹟於今品且

與黨人

益勝禮曰夫

目錄

二十六卷

書

東朱增城廣文

東陳大士同年

上李懋明先生

復同鄉年友

東鄭琅玕同年

與盧內監

上李拙予先生

與瓊州李司理

與雷州蕭司理

復潮州游司理

東朱淡子巡方

東王公憲明府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目錄

東程玉璧明府

東張幹臣司成

東冒辟疆司理

東張武仲學博

荅高敏生

東黃德珍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佐平

書

東朱增城廣文

丙子

宗○正○學○者○必○關○異○端○遏○亂○萌○者○先○嚴○匪○類○然○雖○有○其○心○而○無○其○  
權○不○能○為○也○卽○有○其○權○矣○而○才○與○力○不○足○以○任○之○則○亦○何○能○有○  
濟○哉○今○先○生○以○天○潢○之○派○具○精○明○果○銳○之○氣○而○振○鐸○于○敝○鄉○則○  
異○端○不○可○以○不○關○匪○類○不○可○以○不○嚴○所○謂○有○其○權○而○又○有○其○才○  
與○力○者○非○先○生○今○日○之○事○乎○聞○水○南○有○兩○僧○脩○髯○異○貌○耳○佩○大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環自稱從西竺來環聚而觀者日以千計販夫愚婦且俯伏拜  
禮人情之好異如此良可慨也恐妖人假此召衆以爲亂階特  
懇發一硃牌勒限出境并率學中諸友鳴鼓共逐之俾士子皆  
能惡異端而排之而小民不爲其所惑豈非今日要務哉天下  
事制之于始則易爲力稍遲則愚民被惑彼雖去而毒已留難  
以救藥矣防之宜豫驅之宜速先生其圖之

羅文止先生曰崇正學遏亂萌實今日要務佐平時刻以濟  
世安民爲念丙寅初與相見卽抵掌而談捕盜之略此書關  
繫甚大他年經濟於斯豫卜之矣

朱廣文一見此書卽發丹筆牌逐之次早遂去亦見廣文之  
才敏也猶記丁丑北歸聞吾邑封山有茹素者聚黨甚繁予  
懼其爲亂適與諸同袍報謁林明府予卽言此輩聚衆不可  
測宜早詳院道密擒渠魁以遏亂萌同袍中有笑爲迂腐者  
有指爲狂妄者予猶切言而當事弗聽及戊寅果爲大亂撫  
軍解公發兵與戰敗績時新太守李又青公至運籌協贊請  
調集江閩各兵而後擊散然止殲數賊而前殺民無數且費  
金錢無限矣賊首張普微竟爾遁去使當事與搢紳皆如賀  
之迂妄先事豫防則普微早已就擒何至蔓延爲害哉嗚呼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流寇之起撲滅無難而漫不留心優游養亂以致誤國殃民  
是誰之罪歟思及往事不能不痛心切齒自記

東陳大士同年

昨余季澄年兄於貴寓見幼公郎所云大人水遊之品已見以三十年名士必

當建三十年事功而後可無負于生平無忝于物望賀聞之擊

節嘆曰非先生安能有此子有此子而先生之賢名不愈著乎

觀前史所載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未有不養其身

使之精明強固而能有爲于天下者也今之士紳一遇策名卽

以漁色爲急務不惟取伐性之斧以自戕且使鄉隣傲之有傷

風化况今天下非無事之時夙夜匪懈猶恐補救之無能何暇

及此以此爲事而不求有濟于蒼生有裨于社稷則與當年誦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讀之初心不大相刺謬乎王沂公當盛世而志不在溫飽非特  
澹嗜欲薄滋味也蓋經綸時務實無遑爲口體計况溫飽之外  
別求所以自娛豈大丈夫哉先生曠代奇才於時統一道允有  
開闢之功舉凡修身淑世必能特立獨行爲衆人之所不敢爲  
四方翹首非特文章一事而已賀區區此心頗與幼公郎同惟  
冀乘時策勵以著勲猷存江鄉理學之遺風俾後進奉爲師表  
則天下之幸而亦吾譜之光也

陳言夏口侃侃直言洵救時之藥石然世俗此病已入膏肓  
吾師此函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上天司馬李懋明先生書

閣下昔在中樞清冒餉以肅軍政釐積弊以固都城古所謂統  
一師平邦國者當如此也衆方翹跂端揆而事出意外豈天未  
欲平治天下乎令人撫然古之聖賢以天下爲已任雖處江湖  
之遠未嘗一日忘其君閣下當代偉人洞觀時局所以輔國救  
民者當必有道賀幸附枌榆竊嘗奉以爲師表而一介書生無  
由晉謁通籍之後卽承乏廣陵正值旱蝗流殍載道雖竭力賑  
救而枯槁之所濟幾何負疚皇皇夙夜不寐恨不得奮飛左右  
受教請益以免瘼曠之羞雖然此特一郡耳天下之大愁苦萬



端今內外交訖寇賊紛紜皇上勵精圖治而朝中士大夫不思  
 何以備荒何以足餉何以選將何以消萌而惟立門戶殖貨利  
 嗜聲色談及軍國重務則委之無可奈何嬉嬉然若處堂之燕  
 賀不知其何所底也竊謂欲殄流氛必先擇人而用之今世非  
 不用人也而用之未得其道蓋人之性有所能有所不能善用  
 之則牛溲馬渤皆可以為藥而救人不善用之則參朮歸耆療  
 傷寒而必斃豈參朮歸耆之不善哉用之弗得其宜耳天下之  
 大非無才也朝廷求才非不急也然言及用人必分資格不覈  
 才猷不詢功績但遇甲科則委曲以全之遇科貢則索瘢以糾

之使實有經濟者不得稍展其所長此吏治之所以日隳而民  
 生之所以日促也有文名者即期之以吏治已不能矣况稍著  
 循聲者即用之于邊陲兵法非其所習而誤推以當一面其能  
 不債事乎及其既敗而悔之亦已晚矣甚至排異已修宿怨而  
 以危疆為陷阱或交相推諉或互相攻擊快一己之私情而不  
 顧國家之利害此督撫之所以失人而邊疆之所以失守也為  
 今之計非盡洗私心力除舊習而求寇賊之平天下之治奚可  
 得耶閣下人望所歸若淋漓愷切敷陳于當事者或可挽回于  
 萬一乎賀簿書外吏茫昧無知其曷敢妄談特以古之賢人當

其爲秀才時卽留心治道。况忝附科名。而又目擊時艱。痛心疾首。恭遇桑梓典型。安敢不以所懷直陳于函丈。雖臆見有偏激切太過。亦必爲長者所諒矣。拙性涇涇。長安貴要。從無干謁。卽同籍同鄉。在都門者。亦不敢通一字。蓋攀援附會。固平生所耻爲。而契濶寒溫。在今亦無暇及矣。若夫進藹蕘而傲工。瞽長篇累牘。一無忌諱。竊恐廊廟諸公。哀如克耳。或更從而哂之曰。少年新進。何乃管窺。至是耶。惟閣下惓惓接引。而深明君子小人。之辨。是以敢馳一介。以代躬趨。冀閣下鑒其誠。而誨之。原其苦衷。而宥之。閣下爲千秋之品。賀亦志不欲爲俗吏。衣帶非遙。從此肅忱北面。神徃于中安堂矣。公有講學之所侯廣成先生扁曰中安堂。

羅文止先生曰。少年新進。而以社稷爲憂。司理一郡。而以天下蒼生爲念。吾輩中能有幾人。空李公之一見。而嘉許也行。文疏宕。直從韓蘇得來。

復同鄉年友

台旌遠顧、僕性迂拙、不能為地主、歉如之何、但廣陵一郡、大非昔比、人見為繁華、僕祇覺其凋敝耳、僕自受事來、見飛蝗掩日、餓莩載塗、憂心如焚、莫之能救、躬歷郡城內外、點出饑民五千三百五十有奇、此未出關廂也、而郊外及州縣之凍餒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且所見饑民、無衣無褐、僅以蒲席掩羞者、不啻數百、而鶉衣百結、不能蔽體者、又不可勝數也、僕覩茲慘情、潛焉淚下、食不安寢、不寐勸賑、而外惟有息訟安民、屏謝過客、使富戶稍存餘地、得以通融周濟、保茲子遺、猶可以告無罪于我

君父而不爲公論之所鄙。豈忍奪百姓之脂膏爲過客之贖儀。以延虛譽而爲一官計哉。且升沉有數禍福有命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僕自幼矢志不爲身謀而以患得患失爲耻。矧今閱世旣深。覺仕途滋味不過如斯。毫無繫戀。故以脂膏還之百姓。而不敢雜一私意于其間。且以予奪聽之君父。而以是非聽之公論。以升沉禍福聽之造物。夙夜冰兢。惟以弗能盡職爲懼。至若道途之毀譽。要津之報復。皆有所不遑恤。嗟乎。身處至衝之地。而爲道路迎送之官。雖欲不如此安分庸可得乎。倘足下能念茲饑饉。而恕勞吏之苦衷。則幸踰望外矣。

羅文止先生曰。水陸之衝。最苦于過客。佐平清節邁倫。當其弱冠時。予已知之。壬午冬。佐平諭關吏。候予與趙二溟魏髯公子與二溟約過邗關。必不投刺。卽鼓擢遙行。髯公亦然。我輩相成之道。當如此也。

徐仲光曰。見得真。守得定。古來名臣品業卓然。得力不過如此。

北

公午與

公午與

公午與

公午與

### 東儀真令鄭琅玕

予司理時太監王坤來揚專理鹽法行軍門事

中貴至揚聞其出示自稱本軍門必將如昔年故事強郡邑行屬禮僕誓不肯從鄙性涇涇視一官如敝屣豈能隨俗俯仰以自負生平哉嗟乎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僕今與諸君約諸君但以僕為口實則彼將怨僕必不與諸君為難矣願為同事諸君獨肩此怨煩徧致焉

羅文止先生曰確知義命毫無患失意故能如此非素有學識鮮不化為繞指矣

徐伸光曰此膝倘屈辱於折督郵之腰此項獨強難於解彭  
澤之組元亮而後齒頰再芬

謝曰此然歟

以對為口實頃好殊恐對必不與爾吾為難矣爾為同事當  
自負生平姑對平此烈一風不百更何對今與爾談談請試以  
圖對對書不肖我請對對爾一官收地叙豈謂爾對爾以  
中貴至愚則其山示自爾本軍門必殊收昔年姑專對爾過於

對事即對去計軍門事  
平何里和太說正前  
東謝良令懷更在

### 與盧內監書

奉委察盤未敢趨謁實遵太祖交結近侍之嚴禁也且汲汲理  
冤猶無暇晷是以拜客一事不得不姑置之耳嘗思皇上哀矜  
庶獄恩至渥也巡方每歲恤冤而又時頒赦宥惟恐一民之或  
枉亦綦恤之至慮之周矣乃為有司者不能奉行致使冤民盈  
獄閱卷深思往往令人隕涕雖欲不釋之而有所不忍者茲按  
臺面諭加意雪冤毋得瞻徇實體皇上好生之德而不敢以此  
舉為空行也昨鳳陽葉令淹禁貧民皆因微罪失入追贖纍纍  
而輒以臺下為辭賀思臺下之賢必能恤民隱以廣君德况奉

命監軍未聞治民民間訟獄實郡邑有司之責也豈得而推諉  
哉又况臺下誦行倥傯無遑及此而縣令不爲申請可謂克供  
厥職而忠于朝廷乎賀仰體台意已爲効勞察其最寃者僭蠲  
其贖而其他濫禁之貧民皆立行釋出矣謹將所釋監犯開名  
奉覽初欲錄讞詞請政而匆率未遑惟臺下亮之好勸我且盛  
羅文止先生曰提出祖訓與欽恤至情宜使人心折而無怨  
徐仲光曰以好生之心行剛毅之氣情詞惻怛足以動人

再上李拙予先生

昨晤李中老謂首揆薦三司理賀果與焉初謂受薦非人如入  
鮑魚之肆今再四思之鮑魚之氣止于數日若受薦而得美官  
則千秋萬世稱爲某黨雖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滌茲穢濁尚何  
齒于士林哉賀平生最耻干謁廣陵備員數載從無片紙入都  
門卽同鄉前輩過邗關者止以治道相商必不敢以噓植相托  
此無他實見升沉有命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古來依草附木以  
求速化者究竟何益祇自喪其品行耳况當此之時正險阻艱  
難卽使備位掖垣天下事千瘡百孔從何處說起豈若一丘一

內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整猶可以藏拙而告無罪于祖宗也哉。擬卽棄此鷄肋。張帆迅邁。不復再覲知已矣。

徐仲光曰。浮慕而相引爲重。亦出公道。但君子立身各有本末。自不宜德其援已而致失足私門耳。此書丰骨凜然。想見正笏垂紳氣象。

魏冰叔曰。二書勁氣逼人。如雪中松柏。蒼鏡可畏。

與瓊州李司理

以英敏之才。理偏僻之郡。撫綏釐剔。知必遊刃有餘矣。然千慮一得。敢以持獻。而冀採納可乎。賀昔備員廣陵。庸拙無比。惟是清監一事。自幼畱心。見查盤入境。縣正及各衙官。將監追自理。紙贖及勢豪所囑。監犯悉潛匿于他所。候查盤一過。仍將各犯收禁。僅循故事。而未見雪冤。亦何貴此一行乎。賀初任。牌往泗州。忽至如臯清獄。釋冤民六十有奇。重懲胥吏。而各屬相戒。不復有淹禁矣。猶懼其未也。時思職掌所關。當以此爲要務。故於府監每月一清。卽堂官與同僚所禁者。亦立出之。常論司獄。洒



掃撫恤有病卽刻報知至如察各州縣或不發牌或之南而忽  
北往往出其不意單騎迅行忽至州縣監倉卽取齊各卷逐一  
詳訊輕者立釋仍判數語以白其冤且給以執照重者喚原告  
証人并呼里鄰族黨爲之詳審爲之結案雖未奉批詞者亦以  
清獄爲題徑詳道院而冤情悉白囹圄頓覺一空矣卽鳳陽各  
鄰屬偶經其地亦忽入監倉借卷詳察有可釋者徑釋之或上  
臺所發禁者亦具稟請釋而所道無罪遂不可勝紀矣是役也  
○從○來○無○人○說○及○ 非特雪冤民也且以觀吏治焉見監倉落落數人而洒掃潔淨  
後半愈論愈透愈讀愈快 無被刑慘傷之狀則慈祥可知也見案卷中所罰甚輕所斷甚

明而問其端末應對詳悉則廉明可知也見卷中自理詞訟科  
罰既多而又濫禁以追紙贖則貪墨可知也見在監人犯多被  
搜夾重傷而鵠面鳩形者衆則酷虐可知也問其監內人犯幾  
何所監何事茫然不能對左顧右盼而執卷之吏書從旁代白  
則聾聵可知也以此察賢否較若列眉洞若觀火又奚俟于採  
訪哉賀初念止於雪冤而不意所得官評一至於此也蓋州縣  
自理之詞未經告發則案卷無從入目今見監內有一犯人必  
當有一案卷彼雖欲藏匿而不可得但詳觀而細訊之則察吏  
之法無踰于此矣賀嘗思操官評者寄耳目於衙役必不可也

蓋朝廷舉錯之權寄于巡方而巡方耳目之司在于我輩乃使  
胥役得以操之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且彼又寄耳目  
於他人而我輩用之是使羅織之奸人得以持賢否而定黜陟  
變亂是非長奸助惡莫大于斯矣法禁窩訪而又使人爲之則  
是教祿升木又何辭于彼輩乎是以衙役之密訪不如士大夫  
之公論爲可憑而鄉紳之耳聞又不如案牘之觀察者爲可據  
然則時嘗清獄以恤冤民以察吏治豈非司理之要務哉然必  
○推○見○本○源○單騎減從卻餽秉公於州縣無絲毫之擾庶可直行已志而無  
疑惟高明照意焉

吳仲升曰實寫其中之所得極透極切他人不能代言

徐仲光曰名言快論可補治譜所未及

魏冰叔曰是大經濟大陰德事當梓之以教天下後世

區畫精微以見諸施行者逐一寫出能令讀者神情鼓舞斯

不朽名篇非僅文氣渾樸並歐蘇而追西漢已也弟敦實

與雷州蕭司理... 聞理雷善政大進於敝鄉喜慰何極臺下氣質樸誠原與衆異閱歷既深則英華自出宜雷民之受福也嘗見物之不動者蠹必生焉水之蠹其來無種不特汚濁然也但停注則積久而生蠹蠹既生而欲去之則爲力甚難故流水不腐以其動也爲官者守已清慎又必濟之以勤每日有事務在刻期必竣有未竣者翌辰必補行之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勿使吏胥輩得從容以恣其私則彼將奔走宣力之弗暇而又何蠹焉賀至愚極陋然不忍斯民之受枉故事皆親訊不拘分巡舊格豈好勞而市德

與雷州蕭司理

聞理雷善政大進於敝鄉喜慰何極臺下氣質樸誠原與衆異閱歷既深則英華自出宜雷民之受福也嘗見物之不動者蠹必生焉水之蠹其來無種不特汚濁然也但停注則積久而生蠹蠹既生而欲去之則爲力甚難故流水不腐以其動也爲官者守已清慎又必濟之以勤每日有事務在刻期必竣有未竣者翌辰必補行之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勿使吏胥輩得從容以恣其私則彼將奔走宣力之弗暇而又何蠹焉賀至愚極陋然不忍斯民之受枉故事皆親訊不拘分巡舊格豈好勞而市德

哉不得已也。幸與高賢共事，必以道義相成。凡百利弊，可以救民者，尚祈指教。以豁愚蒙，則幸甚。幸甚。至若禮儀一事，原屬陋規。吾輩立身礪世，宜加意禁革之。故凡公務事郵筒，多係禮儀。賀一槩壁謝，悉未啓緘。聞孫九芝先生爲司道時，見公務事郵筒，卽不開封，止以批廻。用關防發還而已。其法簡易，不煩裁答。賀有見賢思齊之意，遂做而行之。此後倘有賜教，但書爲地方利弊事，或附詞訟申文，使賀知不係禮儀，庶可開緘以受教益。云爾。

倪閣公曰：引喻透闢而奇矯，柳州遜其精嚴。

### 復潮州游司理

聞足下新政卓然，執法無徇，大得民心。誼屬枌榆，可勝喜慰。承

詢官評實無所知，然老馬識路，千慮一得其可。不爲知己告乎？

人之功名與已無異也。數十年寒士之苦，僅得一官而吾輩以

風聞去之，則是三寸之管，慘于戈矛矣。然而流毒于斯民，有悞

于一方者，又不敢不言也。惟是力矢公心，可質鬼神。一家一路

衡量而出之，又加以敬慎，俾衆情咸服，而反諸此心，能無遺憾

焉。斯可矣。賀昔見同官某，才甚敏，撫按取款，皆能立應之。專用

衙役採訪，卽將所呈之單，一字不移，往往過于嚴刻。雖撫按嘉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復潮州司理一

其才捷而官民之受枉者多矣。又見同官何芝函，凡具揭必將衙役所呈者刪削至輕，如開贓一百則刪其八十，賀于芝函，特取此一事常以為法，賀獨不用衙役者，懲積習也。知小人密訪之言不足信也。凡採官評得之監倉案牘者，十之五六而屬員與紳士之公論咸博採焉。將事實詳載于筆，熟記于衷，遇上臺檄至則取之自心，而有餘奚俟屆期迫索哉。雖然，賀不敢深求也。去其流毒于斯民，有誤于一方者，斯可已矣。若必致之提問，以著其惡聲，則必不忍為也。雖其人不足深惜，然彼亦曾為士矣。且既居位臨民矣，可使與吏胥黎庶同對質于公庭哉。故賀于開揭時，往往盡去其贓，以免提問。有貪殘者，止言其酷，有重贖者，止言不謹，言老疾，豈惟存厚道哉。亦于不得不請劾之間，稍存大體，以勵縉紳之廉耻云爾。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惟高明裁答。

歐陽石臣曰：官評以勵廉耻，不過為刻毒仁人長者之言，皆從滿腔生機流出。

錄前部五縣出

題

錄林大醫

觀者

東朱澹子侍御

足○下○按○閩○知○必○激○揚○有○法○吏○畏○而○民○懷○矣○江○閩○咫○尺○竟○未○一○候○  
 者○為○足○下○崇○憲○體○也○茲○有○三○事○特○懇○惟○留○意○採○行○一○日○溺○女○八○  
 閩○此○習○倍○於○他○方○雖○千○金○之○家○必○不○育○女○慘○莫○甚○焉○倘○諭○守○令○  
 力○行○勸○化○不○悛○則○嚴○懲○弗○貸○其○俗○必○變○一○邑○之○間○歲○救○數○千○命○  
 計○八○閩○終○歲○可○援○數○十○萬○命○所○全○顧○不○大○歟○一○日○宰○牛○私○宰○之○  
 風○天○下○有○之○而○亦○莫○甚○於○閩○自○做○鄉○販○至○者○咸○供○斧○刃○釋○絡○道○  
 途○見○者○皆○為○寒○心○倘○得○嚴○為○之○禁○則○盜○源○弭○良○農○安○矣○豈○惟○蕃○  
 育○物○命○哉○一○日○暴○骸○遙○聞○閩○省○路○旁○有○白○骸○暴○露○者○深○為○可○憫○

尚頒示郡邑。咸置義塚。亦古掩骼埋胔之遺意也。竊意巡方權重。與利除害。何事不可行。然事之大者。度高明必有妙用。不佞何敢輕言。惟此三事。則似小而易忽。故特及之。懇加意力。行使八閩被澤。則不佞感服。奚啻躬拜隆施哉。

徐仲光曰。江閩接壤。惟指陳利弊。而不干以私。誰能如此。佐平古道婆心。於此具見。

王左車曰。言誠特矣。然止溺女。當嚴婚嫁過奢之戒。禁私宰。當懲屠販相通之惡。掩暴骸。更當禁謀地侵墳之慘。庶幾有裨于風俗乎。

### 東王公獻明府

聞復任滋陽。直道在人。於茲可見。但宜急流勇退。早賦歸來。勿候陞擢。以滯高懷。蓋古今無不散之筵席。無不下之戲臺。卽驟躋銓諫。何榮之有。古來賢士。如南州徐孺子。餘干胡叔心。皆以布衣傳千古。真能自立者。豈以官職之高下。爲人品之重輕哉。僕昔在廣陵。聞新安有一縣丞。姓何諱起鳳者。賑荒潔已。大得民心。而以侵職好名被劾。癸未大計。冢宰鄭玄嶽先生特舉何丞廉卓。天下榮之。然僕以爲既有仁聞。則庚桑之社。尸祝無疆。何必以銓宰之寵異爲貴乎。直斯大矣。尚望人以此辭矣。

蔡左婁日早賦歸來。誰肯直說先生洵愛人以德矣。

蔡左婁天下第一熱心人。為國與民。不計其勞。其德也。

知公而以對。則其德也。公之德也。公之德也。公之德也。

亦不助。亦不助。亦不助。亦不助。亦不助。亦不助。亦不助。

魏公。魏公。魏公。魏公。魏公。魏公。魏公。魏公。魏公。魏公。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東程玉璧

丈茹藥飲冰。遂為嶺表循良之最。可謂不負所學矣。但從來廉吏。往往過於執法。必宜濟之以寬。知我丈素有學識。自能從容以和。緩刑而尚德也。德教既孚。則民氣和樂。將見粵人之愛戴。與日俱深。功名垂諸久遠。不佞與有榮施矣。

王元倬曰。先生雖耿介絕俗。而仁明愷悌。治行循良。宜其勸勉乃爾。



東冒辟疆

聞昭陽李小有子孫既庶而流離困苦天下莫不憐之貴鄉諸君子亦有爲之手援者乎丈宜竭力爲倡訪求其子能讀書者延師訓之不能者各授以一藝俾其得免於饑寒則丈之陰德又十倍於賑饑矣然必托貴郡之好施者共爲之倡庶幾有濟○結○得○飄○灑○蘊○藉○若使善人君子而子孫失所則爲善者怠矣

徐仲光曰小有廣仁品一書勸誠來世其功甚大子孫雖貧而庶安知其不大也佐平畱心及此想見古人交道

而熱安映其不大也。對平留心。又此。慰原古人交。...

余中。次曰。小。有。費。二。品。一。書。博。結。來。世。其。中。海。大。千。好。...

苦。與。善。人。保。子。而。于。各。夫。凡。眼。為。善。者。...

又。十。計。必。須。辨。矣。然。必。以。貴。德。之。政。政。者。其。德。之。昌。...

或。謂。謂。之。...

吾。子。亦。有。為。之。手。...

聞。單。期。...

東。張。武。仲

東。張。武。仲

仁。兄。宦。遊。既。久。而。樸。心。未。漓。且。不。屑。求。田。間。舍。傲。時。俗。之。所。為。

條。然。物。表。良。可。敬。也。然。古。之。君。子。有。高。人。之。行。者。必。有。過。人。之。

勤。苦。而。後。可。以。任。事。而。冀。其。成。當。其。間。居。無。事。舉。經。濟。而。豫。籌。

之。既。有。成。筭。及。其。出。而。任。職。皆。取。諸。腹。筭。而。有。餘。然。於。當。行。之。

事。又。必。備。極。苦。心。較。之。恒。情。其。作。用。又。有。深。焉。者。庶。幾。民。被。其。

澤。而。可。以。無。負。乎。初。心。非。若。近。時。習。俗。素。不。講。求。而。一。旦。任。事。

祇。乞。靈。於。幕。賓。授。權。于。胥。役。也。仁。兄。指。日。有。民。社。之。責。正。宜。朝。

夕。竭。蹶。圖。所。以。興。利。除。害。愛。養。百。姓。者。必。熟。讀。治。譜。一。書。以。為。

內。省。齊。文。集。二。十。六。卷。東。張。武。仲。一。三。三。

規矩準繩。又必精通算法。講求律例。更取綱目通鑑。中切于吏治。而今可施行者。手錄而記誦之。則將來臨事。游刃有餘。而不爲幕賓吏胥之所苦。此卽夙夜殫心。猶恐有所不及。乃昨見涉趣於琴棋。亦何暇工至此乎。僕見長於吏治者。凡詩文琴書。一槩屏絕。而專究心於民務。如錢糧。何以徵收。而官民悉便。刑名。何以矜恤。而出入允宜。蠹胥。何以釐剔。盜賊。何以消弭。水利。何以興荒。田。何以懇積。穀。何以豫。士。習。何以端。事。皆籌畫。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求財。精神力量。全用之於救百姓。而不以一事分其心。斯可以步龔黃。希卓魯。而爲世俗之

所不能爲。僕嘗笑人稱俗吏。不知善爲吏者。正不可以不俗。吏苟不俗。則民受其殃。如錢穀刑名。瑣碎雜糅。豈不甚俗。然必竭力苦心。以求之。事事躬親。而不敢假手於他人。乃可以迅行而無弊。若夫詩文琴棋。似乎雅趣。而實有妨于正務。司民社者。斷不宜爲此。竊見近時。亦或間有廉吏。而民不被其惠者。病在慕高雅而不能俗耳。事不躬親。勢不容不委之胥役。遂至有滿堂官之誚。其釀禍流毒。較之求田問舍者。殆有甚焉。究竟卑陋之極。烏得爲高雅哉。諺云。合做之工夫。不可放過。有用之光陰。不可錯過。此今日對症之藥也。惟深思而豫籌之。

徐仲光曰為仕路中大雅一流痛加針砭而借題發之大有  
關繫焉為高謙翁所合刻之

不直其詞... 無... 苦... 昔... 泗...

答高敏生

盛宗譜序如諭為之然鄙陋無文甚矣譜內有可商者如祖先  
稱諱而子孫反稱字不亦過乎遺其號字者無可奈何乃稱諱  
某公今有字可書者而亦書其諱奚可乎他如女適某人詳矣  
其外甥之名可削也娶某地某姓適某地某人宜書矣其重叠  
小地名皆可不載也男子書生日所以辨伯叔著兄弟也歿則  
書年而不書月日可也婦人生歿年月不必書惟始祖及忠孝  
廉節賢淑貞烈出乎其類者間書一二以示表異可也至如詩  
賦雖工亦小技耳必不宜入宗譜總之譜宜極簡簡則易于携

內省齋文集二十六卷  
三五  
帶卽後世有兵燹所存必多所最重者惟葬所宜詳令子孫可  
以上墳墓善行宜書令後世可以爲師法幽光宜闡令貞烈得  
以傳百世其餘繁瑣一槩可刪惟高明詳啓  
初奕儀曰段落錯綜有興致有波瀾其於昌黎可稱神似

東黃德珍

令姻羅太希豪俠士也與賀稱莫逆忽焉長逝殊爲可傷其子  
新居父憂必無娶妻之理徐拙老所持甚正無庸再請矣乃令  
姻必欲速娶以爲可以省費不思居喪嫁娶律有嚴條而近日  
惡俗又謂成服之後卽當守制未成服時不妨行此此尤喪心  
滅理之言較三年服內嫁娶尤爲謬戾夫人子初喪其親哀痛  
迫切幾不欲自有其生而忍爲合卺之樂乎古者曾子銜哀勺  
水不入口者七日此大孝之所爲出乎至性固不敢望之常人  
若夫初喪三日不食三月啜粥後乃蔬食此常禮之宜遵者也

何世俗無知。反以爲成服之後。遂不敢婚娶。必乘初喪而行之。是有虛禮而無實情。真大惡不孝之陋習。所當痛懲而互戒者。豈可隨俗波靡。而不一爲救正哉。又豈可視故人之子。爲膜外。而忍令其不孝哉。賀雖不肖。不敢成人之惡。煩足下轉達焉。蘇涂宜振曰。初喪急娶。習以成俗。卽搢紳先生。莫或非之。亟宜鑄此廣傳。庶可救正。

目錄

二十七卷

書

寄陳言夏孝廉

東趙名卿太守

東同鄉友人

復友人

荅季大來孝廉

與兄子君進

荅陳恃思

東友人

東王友

復胡又徵

又復胡又徵

東李映碧同卿

復梅川友人

寄梁景行

東徐渭生

寄某同年

與黃友

東涂空振中翰

與羅恭先

與某弟

荅采臣弟

賀吳盈萬

與古田曾某

東劉玉少進士

寄張少叅

東胡澄波

與張旦復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書

寄陳言夏

不佞平生重德行而輕文章。故闡中閱卷不拘八股格套。而以有經濟抒性情者為貴。讀佳卷至無欺無黨。三比擊節稱賞。謂此必積行之君子也。今聞丈獨行已志。力矯世趨。可謂不負所學矣。猶憶宗學臺招丈一言。而竟飄然不屑。且同門有一二過廣陵者。卑辭請托。不佞或嚴拒。或婉辭。亦留連而不去。惟丈道

義凜然邦關信宿垂橐而歸如斯品骨豈待今日始見哉相隔  
二千里不能聚談惟深意往耳更祈加意躬修虛心精進必期  
至于聖人而後已勿臨深以為高勿執偏以自畫能為今世大  
儒以傳千古則不佞所深願也

方爾止日諄諄以聖賢道義相勉庶無忝于人師

東趙名卿太守

側耳絃歌淡為并州手額也賀因兀坐山間見聞殊隘偶為白  
下之遊不謂竟達台聰馳伴遠召初擬告辭而遽使悵切將命  
再三不敢不一見稱謝久睽子舍意在遄歸不啻以日為年矣  
台旌往蘇未能拜別携得清風兩袖歸與父老言之亦足慰建  
民之思慕也高寶興水荒室廬漂沒小民惟棲泊舟次流離道  
左凍餒之狀令人慘目傷心猶記庚辰辛巳間每訊盜案悉屬  
饑民與其所安拔者雖開豁數人而既斃者纍纍不能起九原  
而生之矣賀淚隨筆下寢食弗寧使當日有先期賑濟之人早

仁人之言

目今鍾離諸屬已坐此矣



爲之救何至陷饑寒之赤子悉爲犴狴之冤民哉今廣陵水患甚于昔年矣幸有循良在上視民如傷知必有道以處此竊思平山堂舊有五賢祠俎豆先儒以興起後學是有裨于名教而雷公塘畜水灌田可以備旱是又有益于民生者此昔之名宦所以汲汲圖之也今皆傾圮亟宜修葺而遇老祖臺令德爲一方師帥則必修五賢之祠必復雷塘之陂以垂不朽倘專募饑民之壯者資其力役以救其生必歡趨之是一舉而數善備焉矣老祖臺素得人心今特加意勸賑則紳士商民誰不鼓舞而競勸乎如不足卽另行設法以地方之財爲賑饑之用亦士

所樂聞也走時妙法林世若心況貴鄉僑寓者甚多而厚力好施者不少若台旌往

拜則人皆樂從活數萬饑民使不爲盜又使平民免于扳累功

德之及人顧不大哉且境內無盜可省官民無限之累其爲利

益又不可勝言矣心苦而言易人昔韓魏公爲廣陵太守留意賑饑而父子皆

爲賢宰執名垂至今老祖臺當不讓美于前賢矣

胡綱文曰潁川渤海不過紀治效于居官去思桐鄉亦止留

頌聲于遷後皆自一身所任能盡心民事而已從未有去官

數十年猶惓惓昔年所臨之赤子爲之區畫周詳聲淚俱下

如此者仁人之心何異覆幬當日舉帷駐節甘棠流詠于無

寤豈偶然哉。之少回與野對當日。...

幾十平首。...

...

...

...

...

...

...

...

賈思東同郡友人

令母舅曾道足下孝行。賀雖未能一觀。而心竊向往之。後聞有

古今孝行之刻。賀驚喜倍常。即時拜訪。以求教言。且恨相見之

晚。及細讀之。則可議者實多。如載貴縣現在三人。而足下與焉。

竊以為不可。且註釋割股。尤為謬戾。夫尊刻所選甚隘。以天下

之大數千年之久。不踰數十人。而貴縣遂得其三。何天下古今

不及貴縣一時也。其不可者一。孝為庸行。原不必奇。如王祥感

化後母。可稱至孝。然臥冰則多事矣。况埋兒殘忍。豈得為孝乎。

割股愚情。原非聖賢之道。乃足下咸取之。已為過矣。又註云。人

肉可療癲狂。尤可駭異。每見食人肉者。必遭奇疾。而橫斃焉。未聞其可用也。然昔人或割股者。爲大旱禁屠。其親病時。思肉不得已。而假此以爲供饋耳。非謂人肉可以療病也。竊恐斯言一出。則開人肉之端。而啓殺人之漸。後世帝王。必有求此以療病者。大千天道。豈孝子所忍言乎。其不可者二。昔孟子以斯道自任。然亦願學孔子。而未敢自以爲聖。後世猶有議其氣象者。謂其自任太高也。夫事親竭力。實所難能。反求諸身。其義乃見。故曰事父不敢有孝名。今足下儼然自列于孝行。其不可者三。賀思足下篤于渭陽。實可爲君子矣。令母舅稱孝。知必無虛語矣。然在後人論定而推尊之。則可在足下編梓孝行。而附名於其後。則不可。懇足下深思考道。將療癲狂。邪說亟行。刪去。至如貴縣三人。酌量去取。寧刻勿濫。又如古人奇行。若臥冰。埋兒。諸事。不可爲訓者。悉宜刪之。庶不流弊于天下。而可垂法于來茲。賀思孝行。爲不可闕之書。足下爲可與言之人。故諄切如此。

蔡左婁曰。轉折開示。情至義盡。有關世道之文。

卷之五 日轉時開示前正善盡亦開對道之文

賢忍孝并欲不可國之書且丁為可與言之人其若時賦此  
事不可為隨言欲之其言不為其言之入其言其言其言  
貴鄉三人何量去其寧欲於盡又欲古人之言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不可勝且丁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矣然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復友人書

風俗之敝久矣。人命誣告。是以人肉為市也。為之排解者。又分  
受謝金。是利人之多訟也。吾鄉此習最陋。僕少時已力矯之。今  
衰齡閉戶。其忍變節漁利。以自負初心哉。况僕所持者。公論也。  
倘竊公論。以遂私情。是得罪名教。又甚于他人矣。前奉教時。僕  
已力辭。奈何復有此饋。豈足下亦不知拙性耶。原緘附璧。惟亮  
之。

倪闇公曰。持身立心處。有百折不回之槩。此風不獨江右。我  
輩宜大書此文于座右。

華宜大書此文于壁

對閣公曰特是立心與千百然不同公樂此是亦不勝公之

子代籍余何好有出爵豈及不亦不味出也取泉歸州望許亮  
尚深公備以衣及書具其罪各殊又甚于此人矣前奉煇報對  
遂物問可其然也前意所以自負而心清淡矣河許首公備出  
受撫金其除人之多信也吾豫北皆景國對少神日仗微之今  
風俗之端及矣人於此苦甚以人肉為市也高之特報許文公  
許文公書

答季大來孝廉

賀在仙鄉苦才短而境衝。覺民間疾苦。未能拯救者多。而日事  
簿書迎送。志所欲行。僅獲十之二三耳。尤可自愧者。拜謁心齋  
先生祠。而不思講學以淑人心。知其末而不惟其本。真所謂俗  
吏矣。方深悔怍。乃辱垂念。不寘此自高賢厚道。而豈庸劣所敢  
承哉。心齋先生後裔。何如其千秋大業。猶有能繼起而行者乎。  
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舍文其孰與歸台體已安乎。念  
之。

蔡左婁曰。慰問處。俱有關繫。此為古道相與。若世人則落月

屋梁江雲渭樹滿紙虛詞耳。此意古無味與世世人傾慕且

與兄子君進

賢。任。仁。心。為。質。知。必。德。與。歲。隆。翹。跂。何。似。嘗。思。守。令。最。為。親。民。  
一。舉。手。間。恩。澤。可。以。及。人。較。之。京。秩。則。空。言。與。實。事。所。得。孰。多。  
但。宜。誠。心。濟。世。以。斯。民。疾。苦。為。念。如。父。母。之。於。赤。子。體。恤。備。至。  
呼。吸。相。通。則。民。必。被。其。澤。矣。龔。黃。召。杜。人。皆。可。為。正。不。當。以。時。  
勢。為。推。諉。也。歷。觀。循。吏。子。孫。皆。獲。厚。報。蓋。其。志。在。千。秋。不。在。一。  
日。故。所。行。之。事。必。不。屑。與。眾。相。同。也。世。間。最。難。信。任。者。莫。如。衙。  
役。偶。一。顧。盼。即。肆。其。招。搖。而。無。所。忌。語。云。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雖。在。高。明。不。可。不。深。察。也。遊。客。固。不。宜。徇。亦。當。待。以。禮。貌。勿。令。

怨恨而歸。若夫貧士遠來。稍一引手。以救其飢寒。亦盛德事。但宜斟酌而行。不可徇情枉法耳。凡居官末路。尤宜砥礪。頃見某公自覲還。頓屏左右。減訟詞。百姓遂歌舞之。亦足徵公道之在人。而末路之宜謹矣。蒞任既久。必彌加敬慎。以光前緒。而庇後人。勉之。

繆克承曰。人之不能為龔黃。召杜者。政以時勢為推諉耳。得此論。何啻靜夜聞鐘。

答陳恃思

承諭書。卜扁不敢固辭。以方尊命。先附舍親。馳上矣。君平以下。度世與人。父言慈。與人子言孝。與人兄弟言友。恭彼求卜者。正圖趨避。而能借禍福。以為勸戒。則其言易入。息爭化訟。機權甚大。是亦轉移風俗之一端也。隱居佳事。惟丈力行之。

丁景呂曰。小尺牘。却是真道理。大文章。

景日日小只熱性長真真堅大文章

大長亦轉楚風谷六一端山對日並事部女六許之

與州與人。文。言。慈。與。人。千。言。奉。與。人。只。象。言。文。恭。斯。來。十。昔。五。不。備。書。小。無。不。類。固。報。以。式。尊。命。去。別。合。德。照。上。笑。谷。平。以。斗。

答刺刺思

東友人

攢造一事。關民間利害。非小。必以昔年之公道。行今日之新冊。再得當事。面審採諸輿論。而聽人情願。則小村下戶。可以並受其福矣。懇足下時時與諸友言之。陰為慫慂。力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但得稍甦民困。卽慰吾輩此心矣。蔡左婁日。總以恤民為心。片言中無限波瀾。無限曲折。







王又復胡又徵。○  
盛宗事聞公論已明。其間不類者能收而化之。使爲段干木。周處否乎。見人作惡。生哀矜而不生忿嫉。化小人爲君子。乃爲實學。不特是非秉公而已。

東李映碧先生

前附二函于令弟所。其已達台覽乎。茲有啓者。貴郡水荒。流離滿目。憶先生于此必痛心疾首。思所以救之。歟。記庚辰辛巳時。賀在貴鄉。訊高郵湖盜。每案數十人。止存三四。詳其端末。則皆饑民之無告者。其間又有展轉扳累。寃及良民者。雖釋。追數人已無救于旣斃之赤子矣。賀常對卷泣下。輒恨當日守令不能留心荒政。以致陷民于罪。若斯其慘也。今貴鄉剽掠。已有端倪。倘不及時勸賑。則將來爲盜。勢必繩以重典。而其所扳誣者。又不勝言矣。念及于此。忍不爲之速救哉。惟先生盛德隆望。一言

誠重于九鼎、倘台旌勉、至郡城、曲爲勸諭、當有翕然聽從者、雖曰高尚、不出杜門、已久、然爲恤桑梓之饑、拯萬民之命、似不妨于稍屈、惟先生圖之。

羅珂雪曰：此非筆墨皆一片太和元氣、惠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盡有好音、讀公諸尺牘、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亦須以功業當之、播諸文區、百世爲量。

復魏冰叔

遠辱良書、心銘雅注、但似爲僕延譽、竊以爲過矣、僕平生爲虛名所累、每聞過情之譽、輒深自愧耻、二十年來、頗知向學、思好名與好利、雖清濁不同、而皆有損于身心、其爲務外一也、我輩爲學、一以躬行爲本、必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卽朋友相成、亦以規切過失爲急務、此先生素日之直諒、所以爲僕敬服也、向于令弟行笥、讀大作、識見高曠、才度英遠、非世俗所幾、但懇虛心再酌、寧守先儒之規矩準繩、勿放言高論、以啓弊竇、凡一已所見、而衆人以爲未確者、勿言可也、卽一時衆皆稱許、而以聖

賢之道揆之或恐流弊于後世者亦勿言可也至如博觀諸史  
尤宜潛心經學鄙見如斯惟高明採納焉  
陳伯璣曰白圭之箴并好名之心亦息矣

方爾止曰劉東山云正已不但戒利亦當戒名可與此書並  
傳

寄梁景行

魏舍親歸傳令先君之變令人潛然憶昔長安同譜數侍教言  
令先君子不佞最厚天各一方無能再覲而遽焉永別以茲感  
愴不能不涕泗交流也然令先君已矣不能復生矣惟足下竭  
誠盡哀以稍報罔極于萬一當立身敬慎處世謙和時思庭訓  
而跬步不忍怠勿交匪人必親君子一言一動皆以汲公喬梓  
爲師則可以保身家而光前人之令緒長逝者不至思恨于無  
窮則不佞所深願也

王汾仲曰敘離憂于生死之際寓勸勉于哀慟之中詞不繁



遵父命一重天倫而聖人皆以爲賢假令叔齊得國實從遺命  
妙論  
人孰得而議之然繁華轉瞬不過與草木同腐豈能使令聞廣  
譽垂于天下萬世哉夷齊本不爲名但揆之于義自求此心之  
安而已夫以千乘之富猶棄若敝屣而况區區田宅乎以足下  
大才雖富踰萬金亦當不屑今令叔所遺無幾而親友諸君必  
執遺命以相強是不以聖賢望足下而以庸衆期之何其視足  
下之輕而待之薄也大義所關不容勉強雖衆以爲是于心終  
覺不安宜斷以已意勿徇輿情庶幾于道無愧  
王元俸曰引夷齊最切而期以聖賢於猶子之誼爲已篤矣

寄某同年

倂旋得奉手教知舞斑盛事喜慰何極數千里而遙未能脩候  
惟深意往承諭愠于羣小時固宜爾訟卦六爻惟戒厥終以杞  
包瓜而資爲動忍非君子其孰能之昔人云世俗忌與人爭利  
吾輩忌與人爭義真至言也伏祈致意令弟必審時度勢忍氣  
耐煩感人以誠而又以柔道讓之倘萬難消釋則以妄人禽獸  
寬之斯可以安閒弭訟矣

陳冕次曰真弭訟要訣處世良籌

與黃維緝

聞貴里保甲獨爲有緒。知諸君子德教足以服人。其間謹慎寬和。主勸化而不主攻擊。別有一段機權。乃可與人爲善。必非一槩法禁所能行也。得和平妙用。委曲調劑。庶幾可久耳。

晉陳伯璣曰。主勸化而不主攻擊。先生之居鄉所以有令名也。

士大夫當以爲法。

東涂空振

貴縣往閩大路。流民繹絡。每日餓莩數十。殭屍道傍。此皆濱海良民。無罪轉徙。非若尋常乞丐遊食而饕餮者比也。僕憂心如擣。力不能救。惟有泣下而已。高明當必有以處此。倘設法以賑將來。併收其遺骸以慰旅魂于千里。則所濟豈微哉。

黎左巖曰。動之以仁心。又教之以良法。真與人爲善者。



與羅恭先

聞足下往縣讀書，竊以爲不可。年幼家薄，一入城中，祇增往來。其又何益焉？今不佞邀足下與小兒同學，不需供饋，亦不必館金。但得靜坐一二年，以收放心而保家業，則不負令先君夙誼矣。令先君子不佞十餘年如一日，今見足下熒熒在疚，不忍以異姓視之。特此惓惓，惟足下裁答。

頁胡彥遠曰：可知先生交誼。

貴鄉古園大

東

與某弟

昨事已詳知矣。匿名謫帖，昔人一見卽焚，不究其所從來，何也？稍一窮究，則蔓引無辜而沸騰不止。造謫者反自以爲得計曰：吾一紙匿名，遂令人驚懼若斯乎？是煽其惡焰也。惟寘之不較，則彼知流謫爲無益，而魍魎之技窮矣。昔有含血噴天，舉火焚空之喻，洵名言也。惟吾弟以大度容之。

胡彥遠曰：寘之不較，令魍魎之技自窮，真得止謫妙法。

答采臣弟

事親之道。出必告。反必面。禮也。愚兄一入子舍。則敬遵父命。不敢輕會一客。是以解紛諸事。槩未能任。雖屬衰年。跬步必謹。非若另居時。可以徑行已志也。曾王二姓。親戚相訟。勸釋以全和氣。是吾弟惻隱至情。本當撥冗。而有所不能。惟吾弟亮之。陳伯幾曰。衰年而跬步必謹。可以知先生之事親矣。太翁庭訓。亦可以類推。

賀吳盈萬

相距咫尺。未能時親芝宇。每念令先君人品文章。輒深今昔之感。聞足下象賢繼志。冠冕上庠。當事洵知人哉。鹿鳴之歌。期于旦晚。行將世掌絲綸。以展令先君未竟之緒。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古之賢者。往往志大而心小。夫惟志大。則必不以科名爲能事。惟心小。則必不以目前之遇合爲可喜。而可矜斯能度。越凡流而不愧乎知己也。足下勉旃。僕將翹首爲吾郡慶。且先爲雲章幸矣。

蔡九霞曰。似玉茗堂尺牘。

聞足下又與人訟果否。易曰：訟不可成。又曰：訟不可長。世人好訟而卜勝負，不思訟卦六爻皆教人勿訟。訟則終凶，何須問卜。若肯相讓相和，或小有言而輒自悔，不卜而知其吉矣。足下好談卜筮，其必熟籌于此乎。兩造合詞告息，可免勞苦，又無好訟之惡名，此良言也。惟聽之。

陳少游曰：易道精微，先生如此點示，覺人人可讀矣。

賞與

東劉玉少明府

聞高捷喜慰倍常，卽欲爲一書以賀，而道遠未能。惟有爲蒼生手額耳。治譜一書，談理精當，而又協乎人情，宜古宜今。洵大有裨于世道。今足下候選，當讀治譜于靜室中，朝夕記誦而講求其義，必空身體而力行之。如諸生時讀四書五經，不可一刻放下。又宜究心律例，得其大要而記之。則足下將來治行必爲天下第一矣。幸勿以飲酒拜客虛度此光陰也。每見世人平日不究心一膺民社，茫然無識。內則乞靈于幕賓，外則受欺于胥役。甚爲苦事。豈如將治譜熟讀，取之自心，而有餘行之政事而可。

樂乎不佞少時頗留心于吏治在仙鄉時冠蓋星繁而庸碌無能故于治譜之道僅行其十之五至今愧悔無及也足下高才當必十倍于不佞幸勉力圖之

羅珂雪曰談理精當足為吏治楷模

寄懷寧張少參

二十六年始得重晤發棹時竟未一別何能不悵然也僕駐白門聞尊家富名有羨慕者有咨嗟者雖人言未必皆確而天意即在人情竊為尊家危之夫積而必散者天之道也見賑饑者而敬服之人之情也今江北水荒流民載道正高明散財自保之時也足下宜乘此際捐數千金之穀親往江北設法散賑則可以益生平之吝名可以消人心之嫉妒可以感天地之和氣捐其一二即能保其十百所得不既多乎嗟乎人生壽算朝暮莫必竊見十餘年前薦紳巨富者今皆蕩然或為外侮所侵或

為奇家所誘其竭力持籌皆為他人積聚耳使其早能善散則人必感之天必祐之奚至蕭然敗蕩貽笑于鄉鄰也哉况足下春秋已高兼多貴恙何不及身為善以令德遺子孫之為愈乎令郎年少不難捐已所有足下亦可主持未有力行善事而子孫不從者必不宜以析產為辭自悞保家垂後之良策也苦心陳言惟足下裁答

王元倬曰勸人破慳說得如許動聽足令頑石點頭  
胡彥遠曰此理人人皆知但不能暢達如此如此而猶不悟者非人類也

東胡澄波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足下聰慧過人而春秋鼎盛養成以需大用正多識以畜德之時也僕年來無事每焚香讀易見大畜之卦六爻皆吉以其健而能止也初利已而不犯二脫輟而無尤三與上合志可以進矣而猶戒以艱貞易以日閑輿衛而後可以利往聖人立教惟恐人之躁進如此此非吾儒進退之則乎否之儉德避難履之幽人貞吉需之不犯難行皆是道也蓋惟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斯可稱潛德耳學易而反諸躬則知消長有數進退有道不必著艸銅錢而休咎

已灼然矣。知足下好學明理而精于卜筮，乃以易道相期。惟高明裁譽。王汾仲曰：夫子亦云：學易可以無過。通篇以畜德立論，則易在吾心，可不必于卜筮矣。先生歷憂危患難而未嘗失其正者，用此道也夫。

與張旦復

中秋一別，倏忽徂冬。正擬作字以抒契濶，而瑤箋遠及，喜慰何極。陳公祖潔已愛民，今又招名彥入幕，相與有成，洵一郡之福也。如嚴保甲以杜盜風，講鄉約以化澆俗，禁假命以全民生，懲訟師以省誣告，禁守催之橫肆，以恤善良，嚴賭博私宰之禁，以靖盜源，此數事者，度必已行，更宜加意整飭，庶令地方受實惠也。又如嚴禁溺文，廣勸育嬰，以保初孩，禁刻淫書，以端風化，禁市偽藥，以全民命，禁用藥毒港，以存水族，禁春月鳴鏡，以活飛鳴，瘞各邑遺骸，以澤枯骨，禁烟花爆竹，以惜硝磺，而免火災，勸

設義倉以備荒年。勸設義館以訓貧蒙。確訪孝子順孫節婦義民以興善行。此數事者。當事或未遑及。此足下安時時憇思以求其實行如此。則當事之仁聲令聞垂于千百載。豈特六邑銜恩十三郡歌頌云爾哉。撫州地脉最旺。人丁似十倍于吾郡。能禁溺女。則六邑之間。一年之內。可全數萬生靈功德。何量然。告示行縣張掛數日。遠鄉僻壤。烏得見之。惟李毅可公祖分巡湖東時。申嚴保甲。刻具小字告示。如指頭大。仍用印信。又刻一。刻日以硃印之。每縣散數千紙。庶遠方百姓人人見之。倣此而行。斯有實際。惟高明留意焉。

王汾仲曰。取當今吏治。詳悉言之。欲其實意舉行。且引眼前李公爲據。而救弊補偏之意。溢于言外。

李公為燕王而然德人皆謂之曰李王也

正分世曰... 其言曰... 其言曰... 其言曰...





